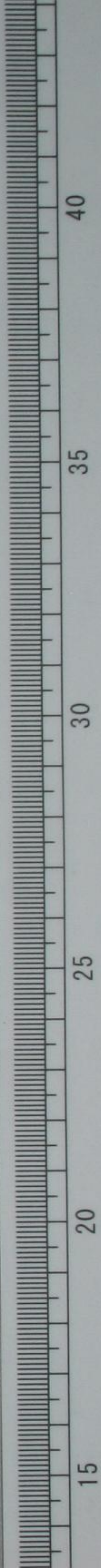


金源紀事詩  
元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15  
1





文庫 11  
D 215  
/

金源紀  
事詩

柳田泉文庫

010190556480

48-11856

同治癸酉仲秋  
淮南書局重刊

自序

余好讀史兼好讀詠史詩每見詩集有議論史事者輒錄出嘗彙古今體用編年例纂成一編自三代以下成敗得失之故約略可觀而惜詠遼金詩之少也意輒未愜甲子夏讀托克托二史旁及別史雜史百家傳記參校同異有所得恆隨意抒寫詞不求工事亦不專取正史其中間有作輟至戊辰得遼金紀事詩八百餘首適學博陽湖呂君星垣秉鐸來青一見稱善愆悞付梓自愧譎陋罣漏亦多未敢遽問世今年春門下士請梓益力且各以貲助余高其誼因取金源新樂府若干首命

金源紀事詩 卷一  
兒子先爲詳註并令諸及門讐校校既定不四月而梓  
竣余老矣樂其成自忘其俚因書顛末於簡首

嘉慶十八年癸酉夏五月朔思聰漫叟湯運泰自識於  
綠籤山房

我師虞樽先生篤嗜經史手不停披嘗覃精周易旁推  
交通證據史事細書成帙名曰易徵實足補誠齋易傳  
所未及中年以後尤專事乙部書自史漢訖元明反覆  
校勘參以別史及百家紀載意有所得輒紀以詩以濱  
所見讀三國志讀十六國春秋讀唐書讀十國春秋讀  
宋史遼史諸作多者四五百首少亦不下三四十首詩  
不名一體獨金源一朝仿尤太史西堂詠明史例專以  
樂府紀事煌煌乎一代之興亡九主之仁暴將相之賢  
奸以及忠孝節烈干戈玉帛或美或刺或莊或諧一歸  
勸懲之旨不必泥房中鏡吹音節也夫金自函普發祥

至世祖劾里鉢基業始太世祖承景祖命暨肅宗穆宗兄弟三傳卒以太師之位歸康宗康宗暨太祖太宗又兄弟三傳用能破遼降宋跨有中夏以昇熙宗授受之際無嫌無疑其過唐文皇宋太宗遠甚獨惜十帝之紀女直族望之譜張萬戶之所藏野史亭之所錄率多散佚末由考證爾濱不揣樵昧欲訪陳氏邦瞻谷氏應泰作金史紀事本末一書寒暑三易屬稿未定今讀是編取材也博持論也嚴凡所採錄足資聞見竊自幸焉至詩之沈雄蒼古足與西堂相伯仲當世知言之士類能辨之茲不及贅

嘉慶癸酉重陽前四日門人周郁濱謹跋

--	--	--	--	--	--	--	--	--	--	--	--	--	--	--	--	--	--	--	--

凡例

一註詩有本事有古事鐵崖詠史樂府兼註古事西堂

明史樂府祇詳本事

顯業等

過庭

承指謹依明史

樂府例引用古典概不詳釋

一史有正史有別史雜史載籍繁富史部悉登隋志王

嘉拾遺記汲冢璣語得與魏尙書梁實錄竝列不爲

嫌也是集主紀金事正史外如宇文懋昭大金國志

洪皓松漠紀聞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元好問中州

集續夷堅志等十餘種其事關軍國者並皆入詠故

稱金源紀事籤曰金史紀事則同學諸子所題也

一前人詠史隨意命題如鐵崖詠孔北海日坐山虎關壯繆日義鷓子是也是集命題未嘗自撰名目惟不專主正史故刺藥師有風官行歸秦檜有柳林議皆取百家傳記以補史闕註亦詳引無遺

一註取其詳如歸六州見太祖本紀而續資治通鑑之說詳則不引本紀許亢宗賀即位見交聘表而大金國志之說詳則不引交聘表其他題出紀傳表志而題下註釋轉引他書者倣此

一雜史紀載各殊有合數書成一詩者如西征帥既載宗翰傳矣然罕為妖星見大金國志獄中上書見北

盟會編歸六州既載通鑑矣然羈縻化外等州見九

域志堂室門戶等喻見漁石集他如劉貴妃見梁名

希見清河書畫舫良鄉驛明德皇本名固節見長安

客話備載之皆與正史有益餘可類推

一金承遼統天祚交兵以有遼史紀事詩故不紀只紀

石輦鐸一篇餘如鴛鴦白水之奔逃奄葛夾山之窮

蹙註中詳之以省閱者查檢

一金自太宗取宋中間和戰不一參觀宋史其事始詳

如天眷三年宗弼再取河南金紀但書五月河南平

六月陝西平宗弼傳亦不書戰敗之事然是年六月

以後宋劉錡有順昌之捷岳飛有郾城朱仙鎮之捷  
韓世忠有淮陽之捷金史皆不書詩既據宋史以補  
註亦寧詳毋略

一金以兵雄天下翰弼南征宋臣多亡身殉節遼金綱  
目備書之集中表揚忠義悉攷宋史本傳以存顛末  
註亦備載

一大金國志如東觀漢紀東都事略為正史先資草創  
然不可盡信故大定之允升明昌之宸妃皆不入詠  
愛王事史亦不載然明昌以後如本紀六年夏會兵  
臨潢六年五月命左丞相夾谷清臣行省事於臨潢

府六月左丞相遣使來獻捷此時叛者姓氏史皆不  
書又夾谷清臣傳但云密受命出師內族襄傳但云  
邊事急俱不言首難之人按時事與愛王恰合今據  
國志以補

一遼金綱目我邑楊陸榮潭西先生著以本紀為綱刪  
節傳志為目事詳文簡凡本傳詞繁不能盡載者概  
取綱目以從節省兼免刪改史文之咎其或詩中字  
句出處綱目不載則仍詳載本傳於後

一錢大昕辛楣先生廿二史攷異引大金國志有稱金  
國志并但稱金志國志者註中金國志及遼金綱目



但稱金綱目續資治通鑑但稱通鑑蓋本此至他書  
偶一引用必全錄書名及著書人姓名

一 金史宋史人名互異如宋史撻辣金史作撻懶宋史  
婁宿金史作婁室甚至本史中一撤离喝也熙宗紀  
作撤离合睿宗紀作撤离喝一阿忽帶也馮璧傳作  
阿虎帶訛可傳作阿祿帶下又云阿魯帶考紇石烈  
牙吾塔傳末云塔亦作太亦曰牙忽帶女直語本無  
正字是紀載互異實由此今既譯定可改正以歸畫  
一 因未得遼金元國語解尙俟補正

一 蔡古匏明經

寅鐘

莊泖客茂才

帥洛

兩先生皆經過

從商酌至圈點評跋係出學博呂

星垣

湘皋先生手

集中圈點悉仍所定本評語詞繁不具載

一作詩始甲子家庭稽考及同硯參訂已積數年亡兄

杏南先生

顯本

創詳註之意蔡西垞孝廉

朝燕

夏香

圃明經

汝琦

沈辛齋

廉

陳希愚

朝桂

吳地山

錫瑞

崑

山李丹一

桂林

諸茂才皆曾於請業之暇互相商推

今俱物化故附志之

男顯業全弟顯榘謹述并識

及門參訂姓氏

張振基蓉圃

周秉禮春卿

徐令望真如

婁縣

顧謙益堂

周郁濱泉南

周郁汶江村

陸元均梅農

潘鑠芸齋

海寧州

蔡朝樞安橋

蔡本浙澄淵

董達雨香

華亭

周國琛心蘭

陳以謙福卿

張晉接三

金山

周爾敬立山

徐昶祖廷

徐璿在衡

龔鳳麟桂堂

新陽

參訂姓氏

戴 燕月帆

李紹烈承基

呂蘭谷琴圃

張邦晉素園

新陽

鄒 淮醴泉

吳縣

吳一維策征

汪章震蒼竹

新陽

陸慎徽琴節

夏汝鑑子明

張福照照亭

朱傳勳績夫

崑山

陳 常時夏

蔡朝桂秋山

姚雲鐘舒園

吳應雷省齋

吳理燮楷堂

仁和

唐繼江小園

山陰

周維深渭川

許爾福午橋

崑山

朱傳燾雅卿

崑山

夏汝鄭草香

任福履錫蒼

崑山

顧景濂南溪

陸元培穀人

曹文鎮馥棠

夏汝莖宏載

朱傳銘新盤

崑山

蔡朝枚子瑚

趙曾顯雲九

張師求大木

秦安道小尹

周紀淮奕源

唐繼淮湘帆

山陰

方禮敬子慎

蔡維松奠邦

沈郁文佑仁

新陽

汪志臯桂圃

新陽

邵 海鐵航

崑山

濬賓圃

崑山

金源紀事詩目錄

卷一

僕幹水 始祖

活羅謠 景祖

秃耳馬 世祖

買甲行

五色雲

以下太祖 太祖宋徽宗政和五年乙未正月稱帝宣和五年癸卯八月崩在位九年建元收國改天輔字文懋昭金國九年譜太祖宋徽宗重和元年戊戌稱帝宣和五月崩在位六年與史年戊戌稱帝立年記收國年號今依金史改餘諸帝殂立年月之訛者俱倣此

射碑歌

兵滿萬

杖帛令

寧江州

釋降人

渤海將

耕具九

馬渡江

務面詞

蒺藜山

東懷帝

西征帥

打包行

石輦鐸

破遼鬼

吳王妃

女直字

佩刀歌

市馬程

交聘使

巡邊詞

歸六州

風官行

上殿詞

花宴曲

卷二

道人劍

以下太宗 太宗宋徽宗宣和五年癸卯八月即位宋高宗紹興五年乙卯正月崩 在位十三年 建元天會

東樓佛

舞鏡行

空名宣

開貢舉

賀正使

棄誓書

東西朝

渡河笑

割地使

六甲兵

青城行

青衣嘆

問天詞

神馬渡

虔州嘆

章安鎮

五馬山

假官家

阜昌行

遼東怨

雲中嘆

孔子墓

瞋目唾

茭石壅

柱礎血

豆汁飲

頰箭穴

兵馬蟲

卷三

老鸛河

富平縣

仙人關

皇弟碑

攀臂帛

越王妃

柳林議

宋大臣

追王禮

和陵行

定儲位

以下熙宗 熙宗宋紹興五年乙卯正月即位紹興十九年己巳十二月為從弟岐王亮所弒在位十四年建元天眷改皇統

天開殿

宗磐嘆

海道圖

河南地

同州曲

守城錄

順昌城

慶陽圍

朱仙鎮

臨安篇

歸韋后

王樞密

冷山臣

抱印使

國師嘆

卷四

五雲宴

賜輦輿

止酒詞

屯田軍

陽武曲

富僧牒

地牢嘆

女戶哀

生日禮

肆赦草

三志引

以下海陵王 海陵宋紹興十九年己巳十二月即位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十一月為諸將弒于揚州瓜洲鎮龜山寺在位十二年建元天德改貞元又改正隆

料石岡

飾儉歌

燕京城

交鈔庫

大房山

二束杖

南京怨

宗安書

蹴陰嘆

追告身

講武殿

良鄉哀

剎目吟

鑄佛金

衛校尉

米芾壻

鳳毛子

卷五

吳山圖

筆來歌

太醫使

茸甲軍

造戰具

試舟師

江南行

魏海州

黃牛堡

陳家島

瓜洲渡

采石磯

龜山寺

七星胸

以下世宗 世宗宋紹興二十一年辛巳十月自立于會寧府宋光宗紹熙元年庚戌正月崩在位二十九年建元大定

清安寺

高才篇

仿魏吟

飾金禁

尚食局

皇武宴

歌木曲

散官祿

金蓮川

金帶諭

饋獻議

東塔樂

卷六

錫宴錢

勸孝錢



平窩幹 取淮泗

鎖使館 姪皇帝

撤戍兵 鞏洛原

搢笏疏 西湖行記

分國表 四十城

誅逆黨 東宮行

蜘蛛盤 守國寶

楊詹事 北面大王

東平書記  
以下章宗 章宗宋光宗紹熙元年庚戌正月即位宋寧宗嘉定元年戊辰十一月

崩在位十九年建元明昌改承安又改泰和

孔明傳 孔廟碑

朱先生 購遺書

酒萬尊 盧溝橋

樂善居士 孝友傳

棗強田

卷七

青紗障 經童相

擊毬行 德運說

築壕塹 蜀地圖

愛王嘆

宋寇邊

上平南

長槍副統

畢將軍

函首使

捕蝗圖

鬻度牒

幹難河

大安嘆

以下衛紹王 衛紹王宋寧宗嘉定元年  
戊辰十一月即位嘉定六年癸酉八月為  
紇石烈執中遣內侍李監成弒于其府在  
位五年建元大安改重慶又改至寧

會河堡

援立功

以下宣宗 宣宗宋嘉定六年癸酉九月  
即位嘉定十六年癸未十二月崩在位十  
一年建元貞祐改  
興定又改元光

索燭記

公主后

青山謠

汴京嘆

撤瓦聲

汴裏城

雷半千

盧鼓椎

西夏嘆

卷八

紅半身

中都恨

絕歲幣

六不可

棗陽城

花帽軍

楊妙真

九公府

射生手

太原柵

舟人子

益政院

以下哀宗 哀宗宋嘉定十六年癸未十二月即位理宗端平元年甲午正月禪位于後主承麟即自溢在位十一年建元正大改開興又改天興

北禦行

簽軍使

括粟行

大昌原

三峯山

截鬚髯

憨子軍

飛虎卒

夾攻金

負鉞奴

功德碑

摩訶院

陳山可

江水曲

蔡州嘆

幽蘭軒

古義士

蘇家婦

靜隱歌

野史亭

金源紀事詩目錄終

金源紀事詩目錄

金源紀事詩卷一

青浦湯運泰虞樽著

男 顯業敬甫 註

顯榦禮卿

僕幹水

紀始祖也

世紀金之始祖諱函普初從高麗來年已六十矣兄阿古迺好佛留高麗不肯從日後世子孫必有能相聚者吾不能去也獨與弟保活里俱始祖居完顏部僕幹水之涯保活里居耶懶天會十四年追謚景元皇帝廟號始祖按大金國志函普作龕福

長白山氣蒼蒼僕幹水流湯湯函普來壽而康完顏部



素恃強兩族鬥多殺傷往和解馬牛償眾信服咸稱揚  
有賢女定厥祥青牛納歌好合夫婦之年百二十蒲陽  
温阿胡迭福壽佳兒娛撒答天誕景元鐵漸消按出虎  
傍啟王業

契丹其在南者號熟女直其在北者號黑龍江所生女  
直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亦號黑龍江所謂白  
山黑水是也始祖至完顏部居久之其部人嘗殺他  
族之人由是兩族交惡門不能解完顏部人謂始  
祖曰若能為部人解此怨使兩族不相殺部有賢女  
年六十而未嫁當以相配仍為同部始祖曰諾乃自  
往諭之曰殺一人而門不解損傷益多曷若止誅首  
亂者一人部內以物償汝可以無門而且獲利焉怒  
家從之乃為約曰凡有殺傷人者徵其家人口一馬  
十偶特牛十黃金六兩與所殺傷之家即兩解不得  
私鬥日謹如約女直之俗殺人償馬牛三十自此始

既備償如約部眾信服之謝以青牛一并許歸六十  
之婦始祖乃以青牛為聘禮而納之并得其資產後  
生二男長曰烏魯次曰幹魯一女曰蒲陽温曰幼子撒  
顏部人國語解阿胡迭曰長子蒲陽温曰幼子撒  
答老人之稱也始祖以下諸子傳始祖明懿皇后  
生德帝烏魯季曰幹魯皆福壽之語也以六十後生  
子異之故皆以嘉名名之焉太祖紀上曰遼以寶  
鉄為號取其堅也賓鉄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  
壞金之色白完顏部色上白於是國號大金地  
理志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於此故名

活羅謠

紀景祖也自始祖至此已六世金定始祖景祖  
世祖廟世世不祧故於三祖托始焉

世紀昭祖子景祖諱烏古迺遼太平元年辛酉  
歲生景祖為人寬恕能容物人或忤之亦不念  
先時有畔去者遣人諭誘之畔者曰汝主活羅  
也活羅我能獲之吾豈能為活羅屈哉活羅漢

語慈鳥也北方有之狀如大雞善啄物雖砂石亦食之景祖飲陷過人時人呼曰活羅故彼以此訕之亦不以介意其後訕者力屈來降厚賜遣還咸雍八年卒年五十四天會十四年追諡惠桓皇帝廟號景祖按烏古迺今作烏古廂本遼金元國語解後倣此

有鳥有鳥山之阿山阿不可加增磬有時飛向黑水過羣兒拍手呼活羅活羅來啄白石石爛此心恨未釋僕驚之水常惻惻活羅去通鷹路路通遼主加節度欲繫條鏃全不顧噫嘻乎福德天生神語重謝野沒撚徒門閔不見鳥生八九子飛入雲間都化鳳

石顯傳石顯孩懶水烏林答部人昭祖以條教約束諸部石顯陸梁不可制及昭祖沒於逼刺紀村部人以柩歸至孩恒水石顯與完顏部窩忽窩出邀於路攻而奪之柩揚言曰汝輩以石魯為能而推尊之吾

今得之昭祖之徒告於蒲馬太彎等募軍追及之與戰復得柩眾推景祖為諸部長石顯拒阻不聽命景祖攻之不能克景祖自度不可以力取乃以石顯阻絕海東路請於遼遼帝使人讓之曰汝何敢阻絕路審無他意遣其酋長來石顯使其長子婆諸刊入朝遼人厚賜遣還謂之曰汝父信無他宜身自入朝石顯信之明年入見於春蒐遼主乃命婆諸刊還而流石顯於邊地蓋景祖以計除石顯而欲撫有其子與部人也按石顯今作錫馨昭祖紀諱石魯昭祖耀武至青嶺白山順者撫之不從者討之入於蘇濱耶懶之地所至克捷還經僕鸞水僕鸞漢語惡瘡也昭祖惡其地名雖已困憊不肯止行至姑里甸得疾迨夜寢於村舍有盜至遂中夜啟行至逼刺紀村止焉是夕卒載柩而行遇賊於路奪柩去按石魯今考定作舒嚕景祖紀五國蒲聶部節度使拔乙門昨遼鷹路不通遼人將討之先遣同幹來諭景祖曰可以計取若用兵彼將走保險阻非歲月可平也遼人從之于是景祖陽與拔乙門為好襲而獻於遼主遼主召見於寢殿賜燕與拔乙門等以為生女直部族節度使遼人呼節度使為太師金人稱都太師者自此始遼主

將刻印予之景祖不肯繫遼籍遼主終欲予之遣使  
來景祖詭使部人揚言曰主公若受印繫籍部人必  
殺之用是以拒遼使乃還咸雍八年五國沒撚部謝  
野勃堇畔景祖被重鎧率眾力戰謝野兵敗走  
古出傳初昭祖久無子有巫者能道神語甚驗乃往  
禱焉巫良久曰男子之魂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孫  
昌盛可拜而受之若生則名之曰烏古迺是為景祖  
又良久曰女子之魂至矣可名曰五鴉忍又良久曰  
女子之兆復見可名幹都拔又久之復曰男子之兆  
復見然性不馴良長則殘忍無親不可受也昭祖方  
念後嗣未立乃曰雖不良亦願受之巫者曰當名之  
曰烏古出後皆如巫者言遂以巫所命名名之按景  
祖有九子

### 禿耳馬

#### 紀世祖孝思也

世祖世祖諱劼里鉢遼重熙八年己卯歲生遼  
咸雍十年襲節度使大安八年卒襲位十九年

年五十四天會十五年追諡聖肅皇帝廟號世  
祖按遼金元國語解劼里鉢作和哩布石顯  
等傳贊景祖有黃馬服乘如意景祖沒遼貴人  
爭欲得之世祖弗與曰難未息也馬不可以與  
人遂割其兩耳謂之禿  
耳馬遼貴人乃弗取

大赤馬。經百戰。紫駟馬。耐九箭。桓赫散達並歆羨。是時  
鏖戰方失利。索此議和。猶不棄。何況太師有上駟。服乘  
生平稱如意。嗚呼生前不肯受。遼印身後忍將乘。馬進  
愛馬不須以馬殉。禿耳黃黃白神駿。

世祖世祖至桓赫散達所居殺百許人舊將王保死  
之比世祖還與肅宗會肅宗兵又敗矣世祖讓肅宗  
失利之狀遣人議和桓赫散達曰以爾盈歌之大赤  
馬辭不失之紫駟馬與我我則和二馬皆女直名馬  
不許按遼金元國語解桓赫作和諾克散達作薩  
克達皆國相雅達之子習不失傳肅宗拒桓赫散

達世祖使習不失先陣於脫豁改原而身出搏戰敗其步軍習不失自陣後奮擊之敗其騎軍所乘馬中九矢不能馳遂步趨而出馬亦自歸按習不失即辭不失列傳作習不失世紀禮志宗室表作辭不失今考定作希卜蘇不受遼印註見上趙翼廿二史劄記金初以戰爭開國故最重馬阿離合懃將死太祖往問疾問以國家事對曰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國俗多以良馬殉葬當禁止之事見本傳觀此可見金源之重馬也

買甲行

紀世祖服叛也

烏春傳烏春阿跋斯水温都部人以鍛鉄為業因歲歉策杖負擔與其族屬來歸景祖與之處既而知其果敢善斷命為本部長世祖初嗣節度使叔父跋黑陰懷覬覦間誘桓叔散達兄弟及烏春窩謀罕等烏春信之由是頗貳於世祖加古部烏不屯亦鐵工也以被甲九千來售烏

春聞之使人來讓曰甲吾甲也來流水以南匹古數水以北皆吾土也何故輒取吾甲其亟以歸我世祖曰彼以甲來市吾與直而售之烏春曰汝不肯與吾甲而為和解則使汝叔之子斜葛及厥勒來斜葛蓋跋黑之子也世祖度其意非真有議和者與其甲烏春自此益無所憚後數年烏春舉兵來戰道斜寸嶺涉活論來流水舍於尤虎部阿里矮村洋布乃勃堇家是時十月中大雨累晝夜不止冰斯覆地烏春不能進乃引去

鞞弓袒袖不被甲前後護心只單裕鐵獸明光笑古人疆場我自用法竭來售甲烏不屯九千鉄甲門下蹲彼以貨來我與直此事寧慮他人嗔烏春聞之勃然怒來流水通匹古數土皆吾土甲吾甲爾不歸甲徒自誤連年兵燹紛戰爭馳滿村中跋黑故君不見前日雨今



日風烟燄漲天非人功咄哉咄哉鍛鐵工

世紀桓叔散達大會諸部來攻世祖往禦有報者日  
跋黑食於愛妾之父家肉脹咽死矣遂率眾出時桓  
叔散達盛強世祖亦無責讓之言但令士卒解甲少憩  
祖揚揚如平常亦無責讓之言但令士卒解甲少憩  
以水沃面調麩水飲之有頃訓勵之軍勢復振乃袒  
袖不被甲以袒袍垂禰護前後心振弓提劍三揚旗  
三鳴鼓棄旗博戰身為軍鋒突人敵陣眾從之辭不  
失從後奮擊大敗之世祖曰今日之捷非天不能及  
此亦可以知足矣桓叔散達自此不能復聚未幾各  
以其屬來降 跋黑死馳滿村見桓叔傳 烏春傳  
幹勒部人孟乃舊事景祖至是亦有他志徙居吐窟  
村與烏春高謀罕結約烏春舉兵度嶺世祖駐軍屋  
闕村以待之進至蘇素海旬兩皆陣將戰命肅宗東  
溫縱火大風從後起火熾烈時八月野草尚青火盡  
燎烟燄漲天烏春軍在下風肅宗自上風擊之烏  
春大敗復獲孟乃獻於遼而城蘇素海旬以據之

五色雲

武元龍興紀天瑞也

太祖本紀諱旻本諱阿骨打世祖第二子也母  
日翼簡皇后孛羅氏遼道宗時有五色雲氣屢  
出東方大若二千斛困倉之狀司天孔致和竊  
謂人曰其下當生異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  
非人力所能為也咸雍四年戊申七月一日太  
祖生天輔七年八月崩年五十六天會三年三  
月上尊諡曰武元皇帝 按阿骨打今作阿固  
達 廿二史劄記金未滅遼以前其名皆本其  
國語及入中原通漢文義遂又用漢字製  
名如太祖本名阿固達而又名旻是也

孔致和驚不已五色雲從肅慎起一片皆成天子氣野  
獸嗥河水沸芍藥花開紅滿地當時太史非浪記獨不  
見喬松身岡阜騎

世紀金之先出鞅鞞本號勿吉勿吉古肅慎地也  
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太祖初在妊時骨重異常兒將

金源紀事 卷一  
生河水為沸野獸盡嗥及生若有光照其室部落咸  
異之既長臂垂過膝身長八尺狀貌雄偉沉毅寡言  
而有志大野生絕無紅芍藥花北方以為瑞女真多自  
芎藭煎之遇大賓至縷切數絲寘楪中以為異品五  
行志軍寧江駐高阜撤改仰見太祖體如喬松所乘  
馬如岡阜之大太祖亦視撤改人馬異常撤改因自  
所見太祖喜曰此吉兆也即舉酒酬之日異日成功  
當識此地

### 射碑歌

#### 紀神勇也

本紀太祖嘗宴紇石烈部活離罕家散步門外  
南望高阜使眾射之皆不能至太祖一發過之  
度所至踰三百二十步宗室謾都訶最善射遠  
其不及者猶百步也天德二年立射碑以識焉  
金源之起以兵雄真八日出扶桑東活离宴罷酡顏紅

長臂過膝行從容。眾人射隼瞻高墉。發矢前後委蒿蓬。  
詳穩手挽六石弓。三百餘步飛長風。腰間大羽誇神工。  
天德立碑十丈隆。負以靈鼈蟠以龍。我聞有夢傳康宗。  
射狼一矢貫當中。逐鹿得鹿將毋同。神功睿德更看韓。  
碑崇。

兵志金興用兵如神戰勝攻取無敵當世曾未十年  
遂定大業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驚動人多沉雄兄弟  
子姓才皆良將部落保伍技皆銳兵本紀天輔元  
年宋使登州防禦使以國書來其畧曰日出之分實  
生聖人又世祖已擒臘酷麻產尙據直屋鎧水肅  
宗使太祖先取麻產家屬康宗至直屋鎧水圍之太  
祖會軍親獲麻產獻於遼遼命太祖為詳穩按遼  
史國語解詳穩諸官府監治長官又癸巳十月康  
宗夢射狼屢發不能中太祖前射中之旦日以所夢  
問僚伍眾曰吉兄不能得而弟得之兆也按康宗

諱烏雅東字毛路完世祖長子太祖兄也文藝傳  
韓昉字公美燕京人天慶二年中進士第一累遷禮  
部尚書翰林學士兼太常卿開府儀同三司封鄆國  
公善屬文最長於詔冊作太祖睿德神功碑當世稱  
之金臺集金太祖武元皇帝平遼碑在南  
城豐宜門外史臣韓昉撰文宇文虛中書

兵滿萬

紀國勢之盛也

本紀遼人嘗言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兵滿萬不可敵揚割千餘甲始得不置猛安與謀克桓  
桓武元盈數盈崖壁上下熊羆行烏犀之帶殷紅靽畫  
灰野議全無聲虎賁三千車三百生王之頭懸太白矧  
今鐵騎十千多遼乎遼乎奈若何

世紀穆宗送幹達刺于遼募軍得甲千餘女直甲兵  
之數始見於此蓋未嘗滿千也按穆宗諱盈歌盈  
近揚歌近割南北音訛遼人呼節度使為太師故稱  
揚割太師今作英格兵志其部長曰孛堇行兵則  
稱曰猛安謀克從其多寡以為號猛安者千夫長也  
謀克者百夫長也謀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從  
曰阿里喜部卒之數初無定制至太祖即位之二年  
既以二千五百破耶律謝卜始命以三百戶為謀克  
謀克十為猛安大金國志俗勇悍喜戰鬥耐飢渴  
苦辛騎上下崖壁如飛又武臣武功將軍至忠顯  
校尉則服紫並象笏紅靽烏犀帶兵制金國凡用  
師征伐上自大元帥中自萬戶下至百戶飲酒會食  
畧不間別與父子兄弟等國有大事適野環坐  
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即謾滅之不聞人聲

杖帛令

紀能得民心也

本紀康宗七年歲不登民多流莩强者轉而為  
盜歡都等欲重其法為盜者皆殺之太祖曰以

財殺人不可財者人所致也遂滅盜賊徵償法  
為徵三倍民間多逋負賣妻子不能償康宗與  
官屬會議太祖在外庭以帛繫杖端麾其眾令  
日今貧者不能自活賣妻子以償債骨肉之愛  
人心所同自今三年勿徵過三年徐圖之  
眾皆聽令聞者感泣自是遠近歸心焉

我軍炊食自有釜年荒穀貴窮簷苦債逋日積傷哉貧  
集議徵償勢如虎飄然幅帛來外庭大呼左右如無人  
乘危索負離骨肉此論未公我不平眾人聞流涕去我  
有室家君保聚瞬息仁聲遠邇著君不見杖鉞麾旄事  
業奇來流傳挺步伐齊請將此帛製為萬歲君王旗

本紀是時留可塢塔皆在遼既破留可還攻塢塔城  
城中人以城降初太祖過益榻嶺經塢塔城下從騎  
有後者塢塔城人攻而奪之釜太祖駐馬呼謂之日  
母取我炊食器其人謾言日公能來此何憂不得食

太祖以鞭指之日吾破留可即於汝乎取之至是其  
人持釜而前日奴輩誰敢毀詳穩之器也來流傳  
挺見下寧江州註儀衛志黃麾仗第四節中道六  
軍儀仗二百五十二人統軍六人都頭六人排欄旗四  
旗二羽林軍旗二龍武軍旗二旗各五人排欄旗四  
十八吏兵旗四力士旗四赤豹旗四黃熊旗四龍君  
旗四虎君旗四掩尾天馬旗六旗一人白犇槍九十  
柯舒二十四燈杖十八引駕龍毘隊六十五人排杖  
通直二人排杖大將二人天龍王旗四十二辰旗各一  
旗一人天下太平旗一五方龍旗五旗五人君王萬  
歲旗一月月旗  
各一旗五人

寧江州

紀克遼之始也

楊陸榮遼金綱目天慶四年秋九月阿骨打叛  
冬十月克寧江州天祚每年市鷹海上道由女  
直使者徵求無厭女直苦之又阿疎來奔屢索  
不遣遂以二者為兵端召集僚屬祭告天地舉

金源紀事詩卷一

兵而西使婆盧火徵移懶路迪古乃兵九月進  
軍寧江州兵會於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遂命  
諸將傳檄而誓有光如火起於人足及戈矛之  
上以爲吉徵十一月朔寧江州破獲防禦使大  
藥師奴阿骨打縱之使招諭遼人復使梁福幹  
答刺招諭渤海人使婁室招諭且勸進阿骨打  
還撤改遣子粘罕及谷神來賀且勸進阿骨打  
日一戰而勝遠稱大號何示人不廣也乃止  
接大藥師奴綱目作藥海大姓仕遼者極多而  
爲渤海國姓遼祖滅渤海大姓以佛名居上而  
藥姓仕遼者少又遼人佞佛多以佛名居上而  
下加奴字以見皈依之意渤海本同遼俗故命  
名如此若藥姓則必無  
大師奴之名亦易知也

北風吹江江不寧黑龍攪水水氣腥混同東去波渾渾  
鯉魚飛去鯨鯢刑涑流水前面橫珠赫店烽火驚左右  
矛戟光熒熒化作明月照滿營君不見海東青年年索

我供上京啄取天鷲如啄蠅遼今作鷲我作鷹寧江一  
路誰望生

遼金綱目天祚聞寧江州破集羣臣議蕭陶蘇幹請  
發大兵討之蕭得里底以爲示弱請止發滑水以北  
兵從之以蕭嗣先爲都統嗣先北樞奉先弟也蕭塔  
不也副之阿骨打來拒至混同江既臥若有扶其首  
者三阿骨打曰神明警我也即舉燧而行至出河店  
與嗣先兵遇會大風起塵沙蔽天阿骨打乘風來擊  
嗣先大敗崔公義邢穎耶律佛留耶律謝十皆死兵  
士得免者十七人耳按出河店今作珠赫店大金  
國志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來自海東者謂之海  
東青小而俊健能擒鷲鷲遼人酷愛之求之女真女  
之真苦

釋降人

紀寬典也

金源紀事詩卷一

幹魯傳初太祖下寧江州獲東京渤海人皆釋之往往中道去諸將請殺之太祖曰既已克敵下城何為多殺昔先太師嘗破敵獲百餘人釋之皆去既而往往招其部人來降今此輩人後當有効用者至是東京人恩勝奴仙哥等執高永昌妻子以城降即寧江州所釋東京渤海人也先太師蓋謂世祖云

遼家降將欲叛去鞍馬甲冑都付汝乾坤浩蕩任往還搏執拘囚我不取區區何況皆蒼黔邑人豈誠失前禽三驅王用占顯比思為我敵我不禁嗚呼李廣殺降還自殺我家太師有家法松亭關外三千人豈肯糊塗縱菩薩

耶律余覲傳耶律麻者告余睹吳十鐸刺結黨謀叛及其未發宜先收捕上召余睹從容謂之曰今聞汝

謀叛誠然耶其各無隱若果去必須鞍馬甲冑器械之屬當悉付汝吾不食言若再被擒無所免死欲留事我則無懷異心吾不汝疑余睹等戰慄不能對乃杖鐸刺七十餘皆不問大金國志幹離不為人小性慈仁喜談佛道武元常奇其為人累更戰陣在軍中號為菩薩太子天會三年誅常勝軍三千人常勝軍乃遼人叛歸宋至是又叛歸金幹離不乃遣各人還歸本土居住為名問常勝軍曰天祚待汝如何日天祚待我甚厚趙皇如何曰趙皇待我尤厚幹離不曰天祚待汝厚汝反趙皇待汝厚汝又反我今以金帛與汝等汝定是亦反我無用爾等於是皆皇恐而退既行遂遣四千騎以收檢器械為名於松亭關皆殺之按幹離不即宗望本名幹魯補太祖第二子松亭關之事金史不載國志所言殆未可信

渤海將

刺叛將高永昌也

遼金綱目天慶六年渤海裨將高永昌叛遣蕭韓家奴等討之閏月貴州守將耶律余睹叛附

金源紀事詩卷一

於高永昌夏四月金取東京斬高永昌

井底蛙逐秦鹿聊快意屠門肉隆基號何局促嗚呼永

昌實不昌斲睡乃在臥榻旁銀牌金印皆無用但見島

嶼長松長松島不可避好頭顱長繩繫今日纍囚昨

日帝

幹魯傳高永昌渤海人在遼為裨將以兵三千屯東  
京八甌口永昌見遼政日敗太祖起兵遼人不能支  
遂覬覦非常是時東京漢人與渤海人有怨而多殺  
渤海人永昌乃誘諸渤海并其戍卒入據東京旬月  
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遂僭稱帝改元隆基遼  
人討之久不能克永昌使搆不野杓合以弊求救於  
太祖且日願併力以取遼太祖使胡沙補往諭之日  
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可乎  
若能歸欵當處以王爵仍遣係遼籍女直胡突古來  
高永昌使搆不野與胡沙補胡突古借來而永昌表

辭不遜太祖留胡突古不遣五月幹魯與遼軍遇於  
瀋州敗之進攻瀋州取之永昌聞取瀋州大懼使家  
奴鐸刺以金印一銀牌五十來願去名號稱藩幹魯  
使胡沙補撒八往報之會渤海高禎降言永昌非真  
降者特以緩師爾幹魯進兵永昌遂殺胡沙補等率  
眾來拒遇於沃里活水我軍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  
卻逐北至東京城下明日永昌盡率其眾來戰復大  
敗之遂以五千騎奔長松島未幾搆不野執永昌及  
鐸刺以獻皆殺之於是遼之南  
悉係籍女直及東京州縣盡降

耕具九

美阿離合邁知本務也

阿離合邁傳收國元年太祖即位以耕具九為  
獻日使陛下無忘稼穡之艱難按合邁景祖

第八子封隋國公  
今作鄂蘭哈瑪爾

泰州土宗雄貢古城器遼人送隋公耕具一一陳稼穡

金源紀事詩卷一

艱難意深重君不見唐元宗內苑種麥觀青宮又不見周世宗耕夫刻木置禁中金天命鳳百王法總祈九穀生三農不然成周太和在宇宙何取七月歌豳風

宗雄傳與蒲家奴按視泰州地土宗雄包其土來奏曰其土如此可種植也上從之按宗雄康宗長子遼金綱目都統幹里朶與金師遇於達魯古城金太祖望之如連雲灌水狀顧左右曰彼兵心貳而且怯不足畏也命謀良虎以右翼馳左軍左軍卻婁室銀術可衝其中堅九陷陣粘罕以中軍助之謀良虎復以勝兵攻其右軍右軍潰中軍亦奔金兵躡之直抵大營士卒死者過半耕具數千悉為金獲是役也本欲屯田且耕且戰故并其耕具獲之

### 馬渡江

### 紀克黃龍府也

本紀上親征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上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我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後使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熙宗天眷二年以黃龍府為濟州軍曰利涉蓋以大祖涉濟故也

檀溪馬一躍便滹沱冰一望堅帝王之行豈偶然武元一人為導前渡江以馬不以船三軍之從視我鞭馬蹄踏水響不湔馬腹及水沫濺下視千尺百尺驚帆懸中有千丈萬丈蛟龍蟠

### 勞面詞

美恐懼致福也勞面事本紀不載據通鑑補

王宗沐續資治通鑑徽宗政和五年金主聞遼出軍勞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



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死戰  
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為福  
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  
敵遼主自將至駱駝門駙馬蕭特末等將騎兵  
五萬步卒四十萬至幹鄰樂金主行次交刺與  
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  
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  
遼督餉者知遼主以章奴反西還已二日矣諸  
將請乘怠擊之遂追遼主及於護步答岡金主  
日彼眾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  
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  
而攻之遼兵大潰枕籍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帶  
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特末焚營而遁

國主面血漉漉國主語淚簌簌我求和彼不欲我求戰  
力不足欲轉禍為福不若殺我一族三軍聞皆努目七  
十萬眾何足辱烏將飛翼必伏獸將噬爪必縮護步答

### 岡偽一哭五十四州皆我屬

遼金綱目收國二年十二月兵至護步答岡金太祖  
恐眾寡不敵且慮眾心之狃於前勝而驕也乃令粘  
罕兀朮等以書來乞和故為卑哀之語天祚信之以  
為畏己不許大金國志與天祚遇乘其未陣三面  
擊之天祚大敗退保長春女真乘勝遂并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

### 蒺藜山

### 紀遼怨軍之敗也

遼金綱目天慶七年秋八月命秦晉王涅里會  
兵防秋置怨軍募遼東人使報怨於金故曰怨  
軍凡二萬八千人分八營屯衛州蒺藜山以郭  
藥師等為帥本紀十二月甲子幹魯古等敗  
耶律涅里兵於蒺藜山拔顯州  
乾懿豪徽成惠川等州皆降

前錦營後錦營報怨不怨完顏兵乾州叛綿州叛常勝

但勝羅青漢縱橫荆棘藜山海隊雲隊時往還滿空  
赤氣自東起殺人到處如草菅嗚呼柏人縣人恐迫落  
鳳坡鳳折翼怨軍之象在大易據於疾藜困於石

契丹國志十月天祚至陰涼河間怨軍時寒無衣劫掠乾州都統蕭幹一面招安初怨軍有八營共二萬八千餘人自宜州募者謂之前宜營再募者謂之後宜營前錦後錦亦然有乾營顯營又有乾顯大營岩州營叛者乃乾顯大營前錦營也十一月到衛州蔡山遂留大軍就糧司農縣領輕騎二千欲赴顯州處置作過怨軍行次懿州或報女真前軍已過明王墳即召大軍會懿州又東南路怨軍將領董小醜坐討平州賊逗留不進被誅本部隊長羅青漢董仲孫倡率怨軍作亂攻綿州月餘不能下賴都統耶律余覲援兵至怨軍始懼郭藥師等內變自殺賊魁羅青漢等數人就招安今歲全軍復叛而攻綿州苟我軍掠乾州已從招安今歲全軍復叛而攻綿州苟我軍不來城破則數萬居民被害所謂怨軍未能報怨於

金人而屢怨叛於我家今若乘其解甲遣兵掩殺淨盡則永絕後患幹曰亦有忠義為一時脅從者豈可盡誅二人議論不合交章並奏卒從蕭幹之議又燕王守燕深得人心李處溫等挾怨軍謀立三月十七日詣燕王府既而王出李爽以赭袍被之百官軍民拜舞山呼王驚泣辭不獲免而即位僭號天錫皇帝改元建福改怨軍為常勝軍按燕王耶律淳亦稱涅里又燕王淳將討怨軍而遇女真於徽州之東初女真入攻前後多見天象或白氣經天或白虹貫日或天狗夜墜或彗掃西南赤氣滿空遼兵輒敗是夕有赤氣若火光自東起往來紛亂移時而散軍中以爲凶兆皆無門志燕王退保長泊魚務又潰散漢兒軍相聚為盜如侯槃吳撞天等所在蟠結以千百計自稱雲隊海隊之類紛然並起每一飯屠數千人

東懷帝

傷天祚衰微也

通鑑遼遣使冊金阿骨打為東懷國皇帝阿骨打不受

頭魚宴上不肯舞直視遼主若無覩英雄跋扈意非常  
封冊區區奚足數何哉楊家郎輒效前史事掩耳而盜  
鐘九錫自天至咄咄蕭奉先謂此國家利措辭涉輕侮  
懷德小邦義怒我皇帝兄遠欲斬來使君不見趙王趙  
帝孤自取劉曜原非石勒主手麾袞冕笞百餘玉冊金  
車竄如鼠

遼史天祚紀天慶二年二月如春州幸混同江釣魚  
界外生女直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  
頭魚宴酒半酣上臨軒命諸酋長次第起舞阿骨打  
辭不能但端立直視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上密謂  
樞密使蕭奉先日阿骨打之意氣雄豪顧視  
不常可托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日麗人

不知禮義無大過而誅之恐傷向化之心假有異志  
又何能為其弟吳乞買粘罕等嘗從獵能呼鹿刺虎  
搏熊上喜輒加官爵契丹志楊朴陳說阿骨打日  
自古英雄開國受禪先受大國封冊阿骨打遣人詣  
天祚求封冊其事有十徽號大聖大明皇帝一也國  
號大金二也玉輅三也衮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寶五  
也以兄弟通問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歲輸銀絹  
二十五萬疋兩分南宋歲賜之半八也割遼東長春  
兩路九也送還女真趙三阿鶻產大王十也天祚付  
羣臣等議蕭奉先大喜以為自此無患差靜江軍節  
度使蕭習烈等備天子衮冕玉冊金印車輅法駕之  
屬冊立阿骨打為東懷國至聖明皇帝十二月至  
楊朴以儀物不全用天子之制又東懷國乃小邦懷  
德之義仍無冊為兄之文阿骨打大怒叱出來使欲  
腰斬之粘罕諸人為謝乃解人笞百餘次年三月遣  
蕭習烈等回云冊文罵我都不曉徽號國號玉輅  
御寶我都有之須稱我大金皇帝兄能從  
我今秋可至軍前不然則提兵取上京矣

西征帥

美粘罕也

宗翰傳本名粘沒喝訛為粘罕國相撒改之長子也天輔五年五月上顧謂宗翰曰今議西征汝前後議多合朕意宗室中雖有長於汝者若謀元帥無易汝汝當治兵以俟師期上親酌酒飲之且命之醺解御衣以衣羣臣言時方暑月乃止十一月宗翰復請曰諸軍久駐人思自奮馬亦肥健宜乘此時進取中京羣臣言時方寒太祖不聽竟用宗翰策於是忽魯勃極烈果都統內外諸軍蒲家奴宗翰魯宗翰宗磐副之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宗翰字重復上翰字當為幹字之訛魯字疑衍按遼金元國語解粘罕作尼堪粘沒喝作尼瑪哈

宗弼頭宗翰心有頭無心頭不靈君王役頭先役心堂堂元帥千里馳雷霆或言罕乃妖星精文昌帝座一拂為不明所過殘滅更莫名我謂此語非無因亦復非公

平君不見兵強馬健宜起程寒暑議論徒紛更又不見奚王嶺外須會兵遲回都統不肯行國家建豎有大勢機會一失終無成襲人千里請不已謀敵謀國孰與元帥誠勿以晚年失勢輒把元帥輕

國語解兀術曰頭粘罕心也大金國志粘罕傳靖康初元七月彗星見其芒亘數丈自北拂帝座并掃文昌或謂罕乃妖星之精時國事大小罕皆總之雖卿相拜其前而罕不為禮性特嚴酷殘忍沉鷲多謀遇戰時號令其下騎者騎步者步回顧者斬所以每戰必勝也宗翰傳宗翰使耨盪溫都移刺保報都統果曰遼主窮迫於山西猶事田獵不恤危亡自殺其子臣民失望攻取之策幸速見論若有異議此當以偏師討之果使奔睹與移刺保同來報曰頃奉詔旨不令便趨山西當審詳徐議當時宗翰使人報果即整旅俟兵期及奔睹至知果無意進取宗翰恐待果約或失機會即決策進兵使移刺保復往報都統

日初受命雖未合便取山西亦許便宜從事遼人可  
取其勢已見一失機會後難圖矣今已進兵當與大  
兵會於何地幸以見報宗幹勸果當如宗翰策果意  
乃決約以奚王嶺會議宗翰至奚王嶺與都統果會  
果軍出青嶺宗翰軍出瓢嶺期於羊城樂會軍宗翰  
以精兵六千襲遼主聞遼主自五院司來拒戰宗翰  
倍道兼行一宿而至遼主遁去按果本名斜也世祖  
第五子太祖母弟今作舍音史贊宗翰內能謀國  
外能謀敵決策制勝有古名將風臨潢既捷諸將皆  
有怠忽之心而請伐不已越千里以襲遼主諸將皆  
有畏顧之心而請期不已觀其欲置江淮專事陝服  
當時無有能識其意者甫釋干戈歛衽歸朝以定熙  
宗之位精誠之發孰可掩哉廿二史攷異宗翰以  
失兵柄憤恚而死傳雖諱而不言然入相以後即有  
致仕之請其不樂居內可知徐夢莘紀粘罕獄中上  
書及金人誅粘罕詔出於傳聞或未可信要其晚年  
失勢則誠非無稽之言也

### 打包行

### 閱天祚棄民也

天金國志天祚在中京聞燕王兵敗女真入新  
州晝夜憂懼潛令內庫三局官打包珠玉珍玩  
五百餘囊駿馬二千夜入飛龍院餵養為備嘗  
謂左右曰若女真必來吾有日行三百五十里  
馬若干又與宋朝為兄弟夏國為甥舅皆可以  
歸亦不失一生富貴所憂者軍民受禍耳識者  
聞之私相謂曰遼今凶矣自古人主豈有棄軍  
民而自為謀身計者其能享國乎暨聞女真焚  
劫新州以歸即以爲威德  
可加彼何能爲復自縱肆

張翥教人先教走海濱打包不停手拚擋珠玉五百囊  
土字販章我何有四百歲翁夢正悠藏錢不學幽州劉  
風塵千里驅驂騾一生富貴亦何憂武元聞笑口豁我  
有囊四海括打一包天地濶

南宋書蔡京當國求善訓子弟者京族子以張翥薦遂即館忽謂諸生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嘗聞先生教令徐行未聞教以走也翥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汝曹惟善走庶可逃命耳大金國志天祚與南面宰相執政吳庸馬人望柴誼等參議數人皆昏謬不能裁決當時國人諺曰五箇翁翁四百歲南面北面頓瞌睡自己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殺女直遠近傳為笑端有人聞於天祚亦笑而不悟

石輦鐸

紀遼亾也

通鑑金斜也使幹離不言於金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民心未固諸將望幸軍中金主從之聞遼主在大魚灤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蒲家奴幹離不率兵四千為前鋒晝夜兼行追及遼主於石輦鐸軍士至者才千人遼主謂金兵少必敗遂與妃嬪登高阜觀戰耶律余覲指遼主麾蓋以示諸將幹離不等遂以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遁去遼兵遂潰

電舉風馳二太子前車倉皇去不止深山大澤雲茫茫乖龍失勢乃於此逍遙肉杖記當年佛鑄精金俱上天國寶淪亾嬪御絕淒涼石輦鎖愁烟盛衰轉眼真如寄為谷為陵遞悲喜昔日金符玉璽人飄零麾蓋幾無地白水鴛鴦勢窮蹙遼亾不待余睹谷他年伴侶得重昏講武場中泣箭鏃

宗望傳木名幹魯補又作幹離不太祖第二子也每從太祖征伐常在左右都統杲已克中都宗翰在北安州獲遼護衛習泥烈知遼主在鴛鴦灤宗翰請襲之杲出青嶺遼兵三百餘掠降人家賞宗望曰若生致此輩可審得遼主所在虛實遂與宗弼率百騎進生擒五人因審遼主尚在鴛鴦灤未去無疑也於是進兵宗翰倍道兼行追遼主於五院司不及婁室等追之至白水灤遼主走陰山遼涅里自立於燕京新

金史紀事本末卷一  
降州部人心不固果使宗望請太祖臨軍宗望至京師百官入賀上聞遼主在大魚灤自將精兵萬人襲之蒲家奴宗望率兵四千追及遼主於石輦鐸又太祖已定燕京幹魯魯為都統宗望副之襲遼主於陰山青塚之間遇泥濘不能進宗望與當海四騎以繩繫遼都統林牙大石使為鄉導直至遼主營時遼主往應州其嬪御諸女見敵兵奄至驚駭欲奔命騎下執之有頃後軍至遼太叔胡盧瓦妃國王捏里次妃遼漢夫人并其子秦王許王等皆降遼主自金城來知其族屬皆見俘率兵五千餘決戰宗望以千兵擊敗之遼主相去百步遼去獲其子趙王習泥烈及傳國璽獻於行在太祖曰此羣臣之功也遂置璽於懷中東面恭謝天地乃大錄諸師功加賞焉更贊曰宗望啟行平州戰勝白河席卷而南風行電舉畧無留難契丹國志燕王溥僭立方議降赦燕中父老言隨駕內庫都檢點劉彥良姦佞之人導引天祚為一切失德之事國人呼為肉柱杖謂其倚附而行也妻雲奇者本倡婦也日夕出入禁中以為諧謔共為國害請先誅而後降赦從之又天祚欲至雲中天未明謀者言雙宿軍且至天祚大驚時從騎尚千餘有精

金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稱是皆委之而遁史儀衛志路車法物以隆等威金符玉璽以布號令夏會黨項小斛祿遣人來迎天祚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奄至天祚及棗徒步出走惟木者一人侍從途中絕糧木者以楚及棗進天祚而自嚙冰雪天祚困倦術者即跪坐天祚倚之假寐至天德投宿民家給言偵騎其家知之叩頭大勸留數日而去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余啖谷為婁室所獲秋八月封故遼主為海濱王按徽欽入京太宗封徽宗為昏德公欽宗為重昏侯綱目正隆元年六月海陵與諸王大臣大閱兵馬於講武殿召遼宋二主使各領一隊相擊甫上馬有鐵騎自場角來衝射故遼主貫心而死死宋故主見之驚墜馬下亦被箭而死

破遼鬼

金以阿疎為兵端遼祚訖阿疎歸也

綱目天輔六年夏金獲阿疎金闈母婁室招降天德雲內寧邊東勝等州獲阿疎而不識問其

金源紀事詩卷一

名曰我破意鬼也送於太祖杖而釋之

五斗金阿海來二國兵阿疎開遼人納鬼成禍胎鬼有居雷霆走鬼有城甲兵守以鬼愚遼不知以鬼告天不右山河百戰總成空故鬼幾愁無地容太息歸來鬼亦老更無人賞破遼功

阿疎傳父阿海勃堇事景初世祖世祖破烏春還阿海率官屬士民迎謁於雙宜大灤獻黃金五斗未幾世祖歿阿海亦死阿疎繼之阿疎自其父時常以事來昭肅皇后甚憐愛之每至必留月餘乃遣歸阿疎既為勃堇嘗與徒單部詐都勃堇爭長肅宗治之乃長阿疎穆宗嗣節度聞阿疎有異志乃召阿疎賜以鞍馬深加撫諭阿疎歸謀益甚乃斥其事復召之阿疎不來遂與同部毛賂祿勃堇等起兵穆宗自馬紀嶺出兵攻之至阿疎城是日辰巳間忽暴雨晦雷電下阿疎所居既又有大光聲如雷隆阿疎城中識

者以為破亾之徵阿疎聞穆宗來往訴於遼遼人來止勿攻穆宗不得已留勃者勃堇守阿疎城者二年阿疎在遼不敢歸毛賂祿乃降遼使復為阿疎來穆宗以計卻之遂破其城阿疎無所歸後二年使其徒達紀至生女直界上曷懶甸人畏穆宗執而送之阿疎遂終於遼入太祖伐遼底遼之績告於天地而以阿疎亾命遼入不與為言凡與遼往復書命必及之

吳王姬

傷遼宮嬪也

大金國志時春正月趙良嗣來使國主令從軍每行數十里輒鳴角吹笛鞭馬疾馳比明行二百五十里所攻城不旋踵而破七月回至女真所居留飲數日命契丹吳王妃歌舞飲讌妃配吳王以他過囚於上京女真破上京得之謂趙良嗣曰此契丹兒婦令作奴婢遂使人權

吳姬謳吳王愁芳年豔質爭辭樓朝辭樓暮侑酒使館

金源紀事詩卷一

三



雍容捧玉手。莽莽紅塵花。亂飛銀罌拜。奧事都非海濱。  
瑟瑟憐朝露。猶是遼家泣竹妃。

遼史后妃傳天祚文妃蕭氏小字瑟瑟國舅大父房之女乾統初帝幸耶律撻葛第見而悅之匿宮中數月皇太叔和魯幹勸帝以禮選納三年冬立為文妃生蜀國公主晉王敖盧幹尤被寵幸以柴冊加號承翼女直亂作日見侵迫帝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疎斥如作歌諷諫其詞曰勿嗟塞上今暗紅塵勿傷多難今畏夷人不如塞姦邪之路今選取賢臣直須臥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枕燕雲天祚見而銜之播遷以來郡縣所失幾半上頗有倦勤之意諸皇子敖盧幹最賢素有人望元后兄蕭奉先深忌之誣南軍都統余覩謀立晉王以如與聞賜死銀罌拜奧見遼史禮志

女直字

紀文教始興也

金綱目天輔三年秋金頒行女直字金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乃命谷神依仿其法合本國語製女直字行之是為大字後製小字

茫茫邊隅不知倉頡耶律考文支走馬也救斥急完

顏嗣興大小若一一解大君有命其出如綸雄文博學

惠我後生敦遣赴闕永觀厥成二解王氣所鍾生多異

稟能武能文咨訪維審覃精殫思視此希尹三解秀才

何欲惟好書耳會意諧聲輒復爾爾遼漢皆通兩月而

已四解宰相之基曰惟識字晨入太學是習是識締達

精深惟君子使五解

陶宗儀書史會要遼太祖耶律氏諱億字安巴堅多用漢人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製契丹字數千以代

刻木之約如麟朕也敕支走用馬厯急類是也  
紀天輔二年八月胡突衣還自遼耶律選善屬文者  
以國書來九月戊子詔曰國書詔令宜遣赴闕  
為之其令所在訪求博學雄才之士敦遣赴闕  
顏希尹傳本名谷神歡都之子也自太祖舉兵常在  
行陣或從太祖或從徽改或與諸將征伐比有功金  
人初無文字國勢日強與鄰國交好乃用契丹字太  
祖命希尹撰本國字備制度希尹乃依倣漢人楷字  
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直字天輔三年書  
成太祖大悅命頒行之賜希尹馬一匹衣一襲其後  
熙宗亦製女直字與希尹所製字俱行用希尹所撰  
謂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謂之小字按谷神今作古  
紳歡都作罕都撒改作薩哈勗傳字勉道本名烏  
野穆宗第五子好學問國人呼為秀才宗翰宗望定  
汴州受宋帝降太宗使勗就軍中往勞之宗翰等問  
其所欲曰惟好書耳載數車而還女直初無文字及  
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於是諸子皆學之  
宗翰好問女直老人多得祖宗遺事宗雄傳宗雄  
好學嗜書嘗從上獵誤中流矢而神色不變恐上知  
之而罪及射者既拔去其矢托疾歸家臥兩月因學

契丹大小字盡通之凡金國初建立法定制皆與宗  
翰建白行焉及與遼議和書詔契丹漢字宗雄與宗  
翰希尹主其事溫迪罕締達該習經史以  
女直字出身累官國史院編修官初丞相希尹製女  
直字設學校使訛離刺等教之其後學者漸盛轉習  
經史故納合椿年統石烈良弼皆由此致位宰相締  
達最號精深大定十二年詔締達所教生員習作詩  
策若有文采量才任使其自願從學者聽十三年設  
女直進士科是歲徒單鎰等二十七人登第十五年  
締達遷著作佐郎十九年改左贊善久之轉翰林學  
士卒

佩刀歌

美宗雄也

宗雄傳本名謀良虎康宗長子其始生也世祖  
見而異之曰此兒風骨非常他日必為國器因  
解佩刀使常置其側曰俟其成人則使佩之九  
歲能射逸免年十一射中奔鹿世祖坐之膝上

日兒幼已然異日出倫輩矣以銀酒器賜之按謀良虎今作摩羅歡

孟勞兮孟勞類與硯兮范喬羌材勇之趨捷兮時淬鏢而橫腰耳邊過箭兮接去牢以箭射兔兮兔莫逃三麇中二兮一麇號舍馬控弦兮氣益豪嗟宗雄之雄兮真不愧乎此刀

本傳宗雄材武趨絕挽強射遠幾於二百步嘗走馬射三麇已中其二復彎弓馬蹶躍而下控弦如故遂殺滿步射獲之宗雄方射兔捷懶從後射之已發矢捷懶大呼日矢及矣宗雄反顧接矢射兔中之其輕捷如此

### 市馬程

### 紀始謀夾攻遼也

續資治通鑑建隆中女直嘗自國之薊州泛海之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真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二月遂使武義大夫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政言於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通金好自此始

海雲低護登州渡一髮中原賣馬路遙遙建隆百餘年前程空濶猶如故馬植獻策馬政行姓馬人尋買馬盟宋求其名我得助誰識非馬喻馬情使臣爭勸穹廬酒駮耳驛騶亦何有買得老馬自識途荒荒萬里徽欽走

東都事畧童貫傳貫之使遼也燕人有馬植者得罪於其國間道邀貫為言取燕之策貫信之約其來歸

至則藏之家奏賜姓名為趙良嗣即條上平燕之策  
大抵謂雲中根本也燕薊枝葉也當分兵撓燕薊而  
後以重兵取雲中選使由登州聘金國於海上議夾  
攻遼取燕雲十四州地按使者即武義大夫馬政

### 交聘使

### 譏宋失策也

交聘表金太祖天輔元年十二月宋遣登州防  
禦使馬政來聘請石晉時陷八契丹漢地二年  
四月遣散觀報聘於未所請之地與宋夾攻得  
者有之本朝自取不在分割之議三年六月宋  
遣馬政及其子宏來聘四年二月宋復遣趙良  
嗣來議燕京西京地答書如初七月正月宋復  
遣趙良嗣來議答書如初約合攻隨得者有之  
今自我得理應有報良嗣言奉命若得燕京即  
納銀絹二十萬匹綾二萬匹以代燕地之租稅  
二月宋復遣趙良嗣來定議加歲幣代燕地租  
稅并議畫疆遣使置榷場癸卯遣李堇銀木可  
鐸刺報聘於宋許以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媽

等州其於西北一帶接連山川及州縣不在許  
與之限戊申詔平州與宋使一同分割所與燕  
京六州之地三月宋使盧益趙良嗣馬宏以誓  
書來四月復誓書於宋太宗天會三年六月遣  
李用和等以滅遼告慶於宋十月詔諸將伐宋  
十二月宗望敗宋兵於白河遂取燕山州縣

五雜俎夾攻盟往復來雲中行不得已請分兵五雜

俎免夫錢往復來專治邊不得已買石田五雜俎燕

地租往復來趙與盧不得已更誓書

北征紀實常勝軍五萬月給人二斛戍兵九千月給  
人六斗則已十餘萬斛又有食糧軍及諸州官吏不  
在數也故悉出河朔山東河東之力以應辦纔一年  
而天下困矣王黼遂下免夫錢之令謂燕山之役天  
下應起夫今免其調發令計口多寡盡出免夫錢違  
期者斬天下所得免夫錢凡六千二百餘萬一請康  
遺錄既得燕山其歲賂金人與守禦賞賜不貲議者  
謂猶獲石田無所用也通鑑金人欲背初約要求

金源紀事詩卷一  
不已良嗣還至雄州以金書遞奏王黼欲功之速成  
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遠人舊歲幣四十  
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百萬緡及議畫疆與  
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金主大喜遂使銀木  
可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  
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  
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誓書往至涿州金谷神等先  
索書觀之言其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帝親書所以  
示尊崇於大國也金人不聽凡至汴京更易  
者數四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

### 巡邊詞

#### 譏童貫也

金綱目宋遣童貫蔡  
攸勒兵巡邊以應金

捍邊不記良醫詞巡邊自重都統司函書千里馳信介  
同心共興問罪師析津大定車繹繹魁梧太師親臨敵

春風羞說送英雄楊柳空教搖劍戟談笑平戎事本稀

白溝誰把捷書揮熙寧儲蓄消磨盡媼相封王得意歸

通鑑初高麗來求醫帝命二醫往至是歸奏曰高麗  
館醫甚勤日夕引之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日聞  
天子將與女真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捍邊  
女真乃虎狼也不可交宜早為之備帝聞之不樂  
又趙良嗣曰燕本漢地既議夾攻金取大定府宋取  
析津府太祖從之東都事畧貫狀魁梧偉瞻視領  
下有十數莖鬚皮骨悉如鐵畧不類閣臣然頗疎財  
後宮自妃嬪而下及內侍無大小致餉無虛月徐  
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辛亥童貫蔡攸歸以詹度權太  
師府度作平燕詩送貫曰長亭春色送英雄滿目江  
山映日紅劔戟夜搖楊柳月旌旗曉拂杏花風行時  
已決平戎策到後須成濟世功為報燕山諸將吏太  
平祇在笑談中貫本傳宣和四年女真報遠主延  
禧敗走邀我師夾攻於是貫遂遣神師道及高陽帥  
和訖全兵駐白溝楊可世輕兵趨蘭溝旬浹益兵二  
萬度溝挑我軍訖堅壁自守貫逼令退師以追我軍

至古城南而還繼聞涪死郭藥師以涿州降軍勢稍振貫復趨雄州宰相王黼力主再興師之議悉諸路兵二十萬會三關詔貫攸無歸督劉延慶入新城劉光世入易州郭藥師精騎由間道入燕已而敗績諸將殺楊可世以降延慶氣奪不能軍退師虜益張追奔至涿州舒左右翼包之我師復大敗自熙寧以來累世所積軍實掃地盡矣貫再舉取燕不能下懼無功狀以歸又密遣趙良嗣等使金人圖之金人已取燕志益驕使四五往返邀索無已卒以遼人舊歲幣四十萬又益以六州伐稅緡錢百萬奉誓書以往方命交地貫上表告功落節鉞為真太師加封徐豫國公明年封廣陽郡王通鑑時人稱蔡京為公相童媪相

### 歸六州

#### 譏宋人貪功受虛名也

通鑑金人既遂所欲乃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之地來歸而營平灤三州不與焉詔童貫蔡攸

入燕交割時燕之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為金人所掠而東惟存空城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貫等奏燕城老幼迎謁焚香稱壽帝為之曲赦兩河燕雲命即日班師

羈縻州化外州前朝棄地散不收熱鐵翻餅舊恨留尾箕分野開雄鎮浩蕩山河金寸寸資財捆載剩空城寂寞三年那可問噫噫乎燕京之險在五關金得其二限大山高據堂室瞰門戶童騃盡去守亦艱不見平州鐵騎已過營灤間

元域志幽州宋為化外州安東上都護府領羈縻州十四按宋之疆域最狹歐陽忞輿地廣地其於不能者別有化外州之名至祝穆方輿勝覽則并淮北亦不及一字矣王得臣塵史雍熙既下并州欲

乘勝收復薊門容於衆參知政事趙昌言對曰自此  
取幽州猶熱鐵翻餅耳殿前都指揮使呼延贊爭曰  
書生之言不足盡信此餅難翻雍熙竟趨幽燕卷甲  
而還卒如贊言按雍熙宋太宗年號太平寰宇記  
幽州星分尾箕涿州星分尾燕州星分尾斗星經蒼龍七  
宿三度霸州星分尾箕房腹箕所奠也左企弓傳太祖  
宿有尾有箕氏胸房腹箕所奠也左企弓傳太祖  
駐蹕燕京城南企弓等奉表降太祖俾復舊職皆受  
金牌企弓守太傅中書令太祖既定燕從初約以與  
宋人企弓獻詩畧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  
寸金太祖不聽北征紀實燕地號沃壤用兵既久  
加以金人殘毀桑柘粟爲之一空我得之僅三年  
曾無斗粟尺帛之助趙良嗣燕雲幸使錄幽州之  
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巒復嶂有榆關居庸松亭  
金坡古北口前此經營邊事與金人歲幣加契丹之  
倍以買幽薊五州之地而平灤營三州不與焉是五  
關我得其三而金得其二也以天下視燕爲北門失  
幽薊則天下常不安幽燕視五關爲襟喉無五關則  
幽燕不可守五關止得其三縱藥師不叛邊患終無  
寧歲也唐龍漁石集宣府大同藩籬也居庸紫荊

門戶也順天真定保定等府州縣堂室也藩籬密斯  
門戶固門戶固斯堂室安張滙金節要燕山之地  
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  
乃古北口景州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然  
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爲契丹所陷後改平  
州爲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爲平州路至石晉  
之初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順景薊涿易諸郡建燕  
山爲燕京以轄六郡號爲燕京路朝廷始議割地初  
謂燕山之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平州與  
燕山異路也由是破遼之後金復得平州路金既據  
平州則關內之地蕃漢雜處欲無侵漁之志得乎故  
幹离不自平州入寇也通鑑蔡攸童駮不習事

風官行

刺郭藥師也

北盟會編郭藥師者渤海鐵州人契丹以爲神  
將領常勝軍本謂之怨軍藥師見遼將亾首以  
涿易來降其下有四將  
號風官每風五百人

風官憑空日刁刁倏南倏北迥野遙掉旗一揮烟雲消  
四山鐵騎光搖搖漢兒的爍珍珠袍金盆分翦意興豪  
爾才原比張珣超求珣授珣志忽淆宋臣服色不改遼  
馬首迎拜來金朝老人不嫌三住嘲風官風官嗟爾曹

通鑑初藥師降宋多市奇巧之物以奉朝貴及闕寺  
故譽言日聞專制一路受官宋朝猶不改遼服亦無  
議之者及宋以太尉召亦不赴闕宋主命童貫行邊  
陰察其去就貫至藥師迎拜帳下貫日汝今爲太尉  
職分相等此禮何爲藥師日大王我父也我拜我父  
違知其他買大喜遂邀貫視師至於迥野絕無人跡  
藥師掉旗一揮四山鐵騎耀目莫測其數貫深以爲  
能歸朝力言其必可禦敵通鑑宣和五年以王安  
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帝解所  
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日此非我功  
汝輩力也即翦盆分給之大金國志張穀者平州  
人也登進士第建福元年授遼興軍節度使會金人

下燕粘罕首以張穀事問參知政事康公弼日張穀  
狂妄寡謀雖有兵數萬皆鄉民器甲不備資糧不給  
彼何能爲示之不疑圖之未晚也進加穀爲修海軍  
節度使依舊知平州事通鑑宣和五年六月金張  
穀以平州來歸十一月金人襲平州張穀奔燕山平  
州人殺金使以拒守金人以納叛來責王安中取貌  
類穀者斬其首與之金日非穀也遂欲以兵攻燕朝  
廷不得已令安中縊殺之函其首併穀二子送於金  
郭藥師日金人欲穀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自  
是降將皆解體宣和七年金斡離不入檀薊州郭藥  
師以燕山叛降金盡陷燕山州縣按穀又作珣亦  
作覺大金國志施宜生字明望建陽人宣和末爲  
穎州教官後仕齊又仕國朝官至翰林學  
士正隆中嘗奉使於宋自號三住老人

上殿詞

紀大業草創禮尙畧也

大金國志良嗣至軍前時諸帥列館燕京郊外  
獨置南使一廢寺中以擅帳爲館是時國主營



已立閣門官吏皆服袍帶如漢儀贊引拜舞  
悉用遼人規式每日入壇帳門謂之上殿

深深壇帳風雲從日旗導前紅綃紅蓋天近御蟠虬龍  
守以猛士遮遙空一人長身如喬松絳袍窄袖居當中  
握拳戶限迥不同兩階贊引聲隆隆閣門官吏聞呼嵩

楊朴儒者習華風令人卻憶叔孫通

天金國志金以水德王凡用師行征旗皆上黑尋常  
車駕出入止用一日旗與后同乘則加月旗二旗相  
間而陣或數百隊或千餘隊日旗即紅綃為日刺  
於黃旗上月旗即以素帛為月刺於紅旗上近御又  
張一大旗其制極廣錯繪神物以猛士執之傍有數  
十人護之各施大繩以備風勢名曰蓋天身如喬  
松見前五色雲註又國主視朝純紗幘頭窄袖赭  
袍玉遍帶黃滿領蔡條北征紀實阿骨打自居庸  
關入燕人備儀物迎之戶限上受燕人之降契丹志  
人皆握拳坐於殿之戶限上

楊朴者遼東鐵州人也本渤海大族登進士第累官  
校書郎先是高永昌叛時降女真頗用事勸阿骨打  
稱皇帝改元天輔以其國產金號大金

花宴曲

花宴本賜食禮借以紀武元末年聲色之侈也

天金國志當盧益奉使時國主賜益等花宴是  
日國主坐行帳前列契丹伶人作樂每舉酒輒  
謝漢兒左企弓已下悉指笏捧觴稱壽一如契  
丹之儀時國主自入燕以後所攜中原士大夫  
之家姝姬麗色光美娟秀凡二三千人北歸其  
國酣歌宴樂惟知聲色之娛形神已病中觴令  
盧益便辭全  
不及交燕事

英雄成功年未暮日向萬花深處住譬如不事口腹人  
那禁頤朶江瑤柱燕女年纔二八強新裁皮帽紅錦纓

蒲萄酒美琥珀滿琵琶手撥春纖長詩詞大定無人作

則箇切歡讌時開花競吐高低不記鷓鴣聲佳麗寧愁唐

括妬絕憶漢家隆準翁馬上歸來聲色濃可惜金庭無

樊曾婦人醕酒困春風

樂志大定十一年朝享奏依開元開寶禮至版位即  
奏黃鐘宮三大呂角二太簇徵二應鐘羽二曲詞皆  
同太祖樂曰大定其詞曰功超殷周德配唐虞天人  
協應平統寰區開祥垂裕肇基永圖明明天子敬承  
典謨又曰天生聰明俾久蒸人惟此二國為我歐民  
捷彼威武萬邦咸賓明昭大報推而配神天金國  
志其樂鼓笛其歌惟鷓鴣曲第高下長短如鷓鴣聲  
而已后妃傳太祖聖穆皇后唐括氏天會十三年  
追諡光懿皇后裴滿氏天會十三年追諡欽憲皇后  
統石烈氏天會十三年尊為太皇太后宮號慶元宣  
獻皇后僕散氏睿宗母也大定九年追諡崇妃  
蕭氏熙宗時封貴妃天德二年正月封元妃

金源紀事詩卷一

金源紀事詩卷一

金源紀事詩卷二

青浦湯運泰虞樽著

男 顯業敬甫 註

顯幹禮卿

道人劍

文烈嗣統紀神眷也

太宗本紀諱晟本諱吳乞買世祖第四子母曰翼簡皇后孛懶氏太祖母弟也收國元年命為諸班勃極烈天輔七年九月丙辰即皇帝位天會十三年正月崩上尊諡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按吳乞買今作烏奇邁大金國志太宗為兒童時不喜嬉戲落落有大度曾有道人以所佩劍授之光彩殊常曰佩此可辟惡兵除不祥受訖道人不見遂寶秘之

遼宮十劍天階飛。東皇手提昇紫微。化為道人六銖衣。白山相贈朝夕恒輝輝。劍有神。吾語汝。當道有蛇須斬取。爾其拂燕雲。以淬鏑兮。指嵩洛。以銛鉞。毋搏熊而刺虎兮。徒褻夫星宿之光也。

洪邁夷堅志孫儔大夫者鄧州人在金國為千戶長紹興未歸正得官涪熙中為京西兵馬副都監家藏寶劍絕異夜置亭下暗處則星象皆燦列其上襄陽前軍統制趙嚴者亦自北來為余弟景裴言頃遼主天祚在位日有星隕於燕徹禁廷既入土猶熒熒然召太史訊其占對曰其下必有異立遣掘視之深入七八尺得鐵鑿一塊其重百餘斤命付入作司鑄為十劍欲試其利鈍喚獄中一死囚出被以厚甲三重日我今赦汝囚喜而拜謝即舉劍斫其腰并三甲皆斷其堅利如是嘗以一與駙馬都尉孫君蓋得此云遼天祚紀吳乞買等嘗從獵能呼鹿刺虎搏熊上喜輒加官爵

### 東樓佛

美文烈能不惑也

五行志天會九年七月丙申上御西樓聽政聞咸州所貢白鵲音忽異常上起視之見東樓外光明中有像巍然高五丈許下有紅雲承之若世所謂佛者乃擎蹠修虔久之而沒

樓頭白鵲聲玲瓏。有佛示像光明中。金碧隱見五丈崇。承以一朶紅雲紅。得毋有人幻術工。欲令大起浮屠宮。君王擎蹠禮白恭。色相頃刻俱空空。憶昔慶元老禿翁。佛骨來獻祝華嵩。當時雖無韓文公。迎奉不學唐憲宗。

本紀天會元年十月己亥上京慶元寺僧獻佛骨卻之

### 舞鏡行

金源記事詩卷二

二

紀宋使賀即位也

天金國志天會二年五月國使往宋告嗣位宋以著作郎許亢宗為賀登位使亢宗至來流河金素無城郭宮室就以所居館燕悉用契丹舊禮如結綵山作倡樂尋幢角觥之戲門雞擊鞠之伎與中國同但於衆樂後飾舞女數人兩手持鏡上下類神祠中電母所為者莫知其說

著作郎適鄰邦開筵果楪金銀裝樂奏四部集教坊綵山結歌串珠舞迴雪舞女舉袂身玲瓏疾行緩步飄驚鴻雲鬟霧鬢紛左右明鏡一一磨青銅鏡鏡相銜鏡如滾擲鏡凌空鏡自穩後鏡欲墜前鏡騰迴旋鏡自巧相引此時絃管都不聞散花天女妙入神座客目眩各驚詫一人化作千百人嗚呼千百人千百心上下

閃爍無定形使乎使乎莫恃海上盟電光一霎視此舞鏡行

許亢宗行程錄金國每賜宴必貴臣押伴是日押伴貴臣被酒輒大言說金國強盛控茲百萬無敵於天下使長折之日宋有天下二百年幅員三萬里勁兵數百萬豈為弱耶某御命遠來賀大金皇帝登寶位大金皇帝止令太尉來伴行人酒食何嘗令大言以相因也辭色俱厲押伴者氣懾及賜宴畢例有謝表日祇造鄰邦中使讀之日使人輕我大金也表辭不當用邦字論語云蠻貊之邦使長正色而言日書不云乎協和萬邦詩云蠻貊之邦使長正色而言日書不止誦此一句以相問表不可換須到闕下當與讀書人理會中使無多言中使無以答使長許亢宗饒之樂平人以材被選為人蘊藉似不能言者臨事敢發如此金人壯之選又至於宿門就龍臺下馬歇定酒三行少頃聞鞀鼓聲入歌引三奏樂作閣門使及祇坐班引入即奉國書及陳禮物於庭下傳進如儀贊通拜舞作蹈訖使副上殿以次就坐餘並退山棚之

左日桃源洞右日紫微洞中作大牌日翠微宮高五  
七丈建殿七棟甚壯榜額日乾元殿階高四尺階前  
土壇方濶數丈名日龍墀殿內以兵數千人分兩壁  
立四面與築架屋數千百間金主御座前施朱漆銀  
裝金几案果楪酒器皆金玉酒味食品皆珍美樂部  
二百人皆契丹教坊四部也酒行食畢各賜襲衣袍  
帶謝畢  
歸館

空名宣

美文烈能任將也

本紀元年十月壬辰詔以空名宣頭百道給西  
南西北兩路都統宗翰日今寄爾以方面如當  
遷授必待奏請恐致稽滯其以便宜從事又二  
年甲寅以空頭宣五十銀牌十給宗望按詔書  
別錄唐故事中書舍人掌詔誥皆寫兩本  
一為底一為宣在中書可檢覆謂之正宣

將軍不賞難勸功兵士不賞難勸勇人生愛貴勝愛富

將相王侯豈有種。即今殘遼尙鴟張。宋人伺釁窺南疆。  
闔外遷授動掣肘。武元事業難重光。宣頭百道珪組耀。  
將軍令皆天子詔。項羽刳敵不肯予。撫印真堪供一笑。  
朝廷事注意相。疆場事注意將。鋒鏑爭先只渴賞。斗大  
金印在元戎。會見海濱天水纍纍上。

本紀天會二年八月封故遼主延禧為海濱王  
宗紀皇統元年追封宋太上皇為天水郡王封少主  
為天水郡公

開貢舉

紀求才也

本紀天會五年八月丙戌詔日河北河東郡縣  
職員多闕宜開貢舉取士以安新民其南北進

士各以所業試之選舉志凡詞賦進士試賦詩策論各一道經義進士試所治一經義論策各一道其設也始於太宗天會元年十一月時以急欲得漢士以撫輯新附初無定數亦無定期故二年二月八月凡再行焉五年以河北河東初降職員多闕以遼宋之制不同南北各因其素所習之業取士號為南北選

遼以唐法求儒珍一朝文學只六人金源採唐兼採宋大開賢路羅豪英豪英藹藹高岡鳳詞賦還隨經義中科名孟氏四元高棟萼程家一舉重當時武元未暇論文烈嗣之闢四門上游文格推元化入選人才有特恩人才南北寧分界沐浴更衣並冠帶獨有元貞長揖歸超然七十二賢外

選舉志遼起唐季頗用唐進士法取人然仕於其國者考其致身之所自進士纔十之二三耳金承遠後凡事欲軼遠世故進士科目兼採唐宋之法而增損之遼史大學傳蕭韓家奴王鼎耶律昭劉輝耶律孟簡耶律谷欲其六人楊伯仁傳孟宗獻發解第伯仁讀其文稱之曰此人當成大名是歲宗獻府試省試廷試皆第一號孟四元程宗傳宋祖翼仕遼廣德軍節度使冀凡六男父子皆擢科第士族號其家為程一舉胡礪傳字元化權翰林修撰久之改定州觀察判官定之學校為河朔魁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數礪督教不倦經指授者悉為場屋上游稱其程文為元化格選舉志凡諸進士舉人由鄉至府由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試皆中選則官之至廷試五被黜則賜之第謂之恩例又有特命及第者謂之特恩恩例者但考文之高下為第而不復黜落又泰和元年省臣奏搜檢之餘雖當嚴切然至解髮祖衣索及耳鼻則過甚矣豈待士之禮哉故大定九年已嘗依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為之更之既可防濫且不虧禮上從其說命行之隱逸傳褚承亮字茂先真定人宋蘇軾自定武謫官過真定承亮

以文謁之大為稱賞宣和五年秋應鄉試同試者八百人承亮為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戶曹未赴會金兵南下天會六年幹離不既破真定拘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名亦在籍中匿而不出軍中知其才嚴令押赴與諸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詣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劉為之動容餘悉放第凡七十二人遂號七十二賢榜劉多承亮之詣薦知藁城縣漫應之即棄去年七月十終門人私謚曰平貞先生

賀正使

美宋少卿傅察也

通鑑綱目宣和七年太常少卿傅察使金不屈死之察為金賀正使至境上遇幹離不兵脇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捽之伏地愈植立反覆辨論不屈遂遇害

冰簞開遣賀使元帥營羅弓矢海上之盟那可恃脇之

使拜眾目視不拜怒太子拜辱趙天子與其辱天子毋寧辦一死白刃如林膝如鐵顛頓衣冠終不折歸報我親腸斷絕嗚呼兮少卿彼哉宰相且膝行

雲麓漫鈔賀正多值冰雪有司作浮筏前用巨碓擣冰謂之水簞東都事畧忠義傳傅察字公晦孟州濟源人也從曾祖日堯俞有傳察為人端重有特操宣和七年接伴金使時金人已渝盟察至燕山間幹離不南下或勸其毋遽行察曰命已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行至境上遇幹離不引兵至金人日見太子當拜察曰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禮見何拜為幹離不怒曰汝主失信我與師南向海上之盟不可恃也察曰皇帝與金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望何謂失信太子干盟而動意何所為耶金左右促使拜白又如林察曰死則死耳豈有俱人臣而輒拜者或抑捽使伏地察植立顛頓衣冠終不屈幹離不怒麾令去察知不免謂其下曰彼脅我以拜我義不辱我死必矣我父母老素鍾念我聞之必大戚若等得



脫幸記我言以告吾親知吾死國少解其無窮之悲也左右盡位既次燕山遂見殺年三十七聞者哀之通鑑幹離不軍抵汴城據牟駝岡帝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稅怯懦誤國事也不聽是夜金人攻宣譚門綱敗之斬獲百餘人至旦始退甲戌稅至金軍幹離不盛兵南向坐稅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

棄誓書

紀諸將違約也

大金國志金國回大宋誓書曰今承來書兼同約誓苟或違之天地鑒察神明速殛子孫不紹社稷傾危如變渝在彼一准信誓不以所與為定專復書披達不宣

纔遣告慶使又遣丐糧使糶米二十萬口許自良嗣宣撫問所司無片紙隻字朝廷如數與大兵亦將至咄哉

逃歸媪兵謂譚稹致倥偬戎馬間乃議山後事山前山後盡吾家爾尚欲此兩州兩縣耶贖罪別削數城加使者已至宣撫衙

大金國志先是金人既獲天祚連遣三使聘宋初日報謝通好也次日告慶得天祚也又次日賀天寧節也使傳繼來河朔至京供億疲敝其實窺覘道路使之不疑又天會二年三月遣使往宋丐糧先是良嗣使金時許金人糶糧二十萬斛至是詣宣撫司來索所許譚稹曰二十萬斛豈易致耶兼宣撫司未嘗有片紙隻字許糧之文金使曰去年四月間趙良嗣已許矣稹曰口許豈足憑耶終不之與由是怒及舉兵亦以此為辭云通鑑綱目宣和七年十二月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朔州遂圍太原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雲中諸州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蔚應州及飛狐靈邱縣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趣擴等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

金源紀事詩卷二  
山後事粘沒喝笑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皆吾地汝家可別削數城來贖罪也汝即去我自遣人至宣撫司矣擴還具言宜速作禦備貫不從

### 東西朝

#### 紀南征二帥也

金國志粘罕分道入侵南宋東路之軍幹離不主之建樞密院於燕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西路之軍粘罕主之建樞密院於雲中以時立愛主院事國人呼為東朝廷西朝廷又天會四年夏國主始改都統府為元帥府國相劉彥宗之議也設置官屬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凡七人粘罕元室余覲自太原幹離不撻懶聞自燕山會於山後避暑議事西語東戒回顧騎者騎步者步元帥怒遇虓虎東語西計攻拔上山猿下水獺元帥慈拜菩薩有時東西會如

林颯同帽擲地謀畫深有時東西散如雨白水泊頭去

避暑可憐菩薩竟上天只有虓虎閃睛掉尾鳴風前

金國志粘罕姿貌雄傑能被甲周貫馬腹驍捷如風輪劍入敵入莫敢當幼時嬉戲為部伍擊刺之法有居後者擊之以鞭性特嚴酷殘忍沈鷙多謀遇戰時號令其下騎者騎步者步回顧者斬所以每戰必勝也又李鄴使於幹離不軍求和幹離不以兵攻京師不克乃遣王訥偕來鄴盛談金強我弱以濟和議人如虎馬如龍上山如猿下水如獺其勢如泰山中國如累卵大臣皆有懼意又時二帥會議再征宋闕元室曰今河東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真定二者乃兩河領袖也乘此之勢可先取兩河俟兩河既定徐取東京未晚今若棄兩河先取東京倘有不利則兩河非我所有兼太子向到東京不能取之幹離不末有語粘罕佛然以手去貂帽擲之於地曰東京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得而莫守苟得東京兩河不取可自下向東京不能得者以我不在彼也今若我行得之必矣幹離不忻然稱善又元室至雲

金史紀事本末卷二  
中與粘罕余覲同往白水泊避暑白水泊在雲中之  
上乃昔遼主避暑之地也幹離不知康王卽位張邦  
昌入覲故會粘罕於草地議還徽宗粘罕未之許會  
幹離不打毬昌熱以水沃胸背致傷寒而死遂中輟  
是年除窩里温爲右副元帥代幹離不  
按幹離不稱菩薩太子見前釋降人篇註

### 渡河笑

#### 紀宋武備廢弛也

續資治通鑑金幹離不陷相濬二州時梁方平  
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  
北河東路制置使何灌率兵二萬退保滑州亦  
望塵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  
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猶未渡也旋  
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  
以一二千人守河我  
豈得渡哉遂陷滑州

獨松關兀木笑東西關粘罕笑河南渡衆兵笑江山如

此棄不守函谷何須戍卒叫嗚呼北人笑那知南人哭  
笑者神揚揚哭者淚簌簌刀光過處哭不聞笑爾自敗  
非由人不然登城只七人何爲狼奔鼠竄無一存

大金國志兀木自安吉進兵過獨松嶺曰南朝可謂  
無人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渡哉續資治  
鑑金粘罕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  
守不下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城築城防守使內外  
不相通及聞幹離不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相以勤  
王兵大至拘其使而不與粘罕沒喝怒乃分兵趨汴京  
折可求劉光世軍皆爲所敗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  
南北關粘罕沒喝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  
人矣既過知威勝軍李植以城降南宋書傳秀傳  
高宗甫立卽欲遣使如金莫敢承者李丞相與秀語  
遂委之借工部侍郎以行完顏希尹問秀來意卽云  
本國與貴朝本無深怨只因語言寡信前日兵至城  
下南朝自無守備故耳今日方來通問如何便要取  
三帝隨差學士李侗館伴侗與秀間論華夷盛衰不

常昨者侗在城下金只七人登城城上兵皆散人不  
用命如此可見貴朝疎畧又言貴朝初得燕山侗舉  
族相慶復為中華人不料如此秀懇以二帝情事侗  
云二太子在時曾商量欲發太上回二太子死無人  
此言

割地使

勤王師雲集諸帥得善其歸者皆議和之力三

鎮之割紀宋謬舉也

金綱目宋遣陳過庭折彥質為割地使諸管乞  
和宋主赴軍前粘罕以賓主禮見責以背盟仍  
責取金幣及割兩河講好宋主皆從既歸遣過  
庭等至軍又分遣歐陽珣等十二人持詔往諭  
兩河以割地  
講好之意

匹宋只一策議和而已矣本其偷安心謬謂寢兵是下

怠勤王師上貽藝祖恥詭譎大帥謀乃出事目紙宰相  
鼻額黑議遣割地使不記李綱言兩河棄赤子嗚呼割  
地如割肉以肉餵虎虎不足不如留肉養虎奴中原有  
虎盡驅逐

續資治通鑑李稅至金軍幹離不謂之日汝家京城  
破在頃刻所以歛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  
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  
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歸  
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  
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耳因出事目一紙  
付稅遣還丙子稅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  
避殿減膳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  
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  
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  
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帝默然綱退  
則誓書已成一依其言庚辰以張邦昌為計議使奉

康王構往金軍為質以求成又時朝廷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凶悖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我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窳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又徐處仁主用兵吳敏欲和處仁又與敏爭於帝前處仁怒擲筆中敏面鼻額為黑至是俱罷何巢日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且金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河北之民皆我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

六甲兵

宋迫危亾紀受愚也

續資治通鑑孫傳因讀邱澹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人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

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遊惰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師三日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傳與何巢尤深信之又有劉孝竭等募眾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效京所為識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

七千七百七十六甲之命取如一生擒二將致太平  
 傳樂洋洋並叫絕轟然宣化城門開北斗神兵竟不來  
 天闕大將安在哉護龍河滿空銜哀尙書侍郎震索索  
 北人拍手歌莫莫君不見指天一角指地一角白尾華  
 面神巫交作我家舊浴尙呪詛何嘗杖端繫刃驅敵車

續資治通鑑王于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  
出戰渡河冰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會大雨  
雪連日夜不止何樂數趨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至  
是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竊窺因大啟宣化門出  
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謀而前  
京兵敗退走障死於護龍河填屍皆滿城門急閉京  
白叙夜日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金兵遂  
登城衆皆披靡四壁兵皆潰始祖以下諸子謝里  
忽傳國俗有被殺者必使巫覡以詛視殺之者乃繫  
刃於杖端與衆至其家歌而詛之日取爾一角指天  
一角指地之牛無名之馬向之則華面背之則白尾  
橫視之則有左右翼者其聲哀切悽婉若蒿里之音  
既而以及畫地劫取畜產財物  
而還其家一經詛呪家道輒敗

青城行

紀宋少帝陷金營也

續資治通鑑帝至自金營還宮士庶及太學生  
迎謁帝掩面大哭日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

流涕靖康二年春正月金人索金銀急且再邀  
帝至營帝有難色何樂李若水以為無虞勸帝  
行帝乃命孫傳輔太子監國而與樂若水等復  
如青城唐恪日一之為甚其可再乎閭門宣贊  
舍人吳革亦白樂日天文帝  
座甚傾若出必墮鹵計不聽

牟駝岡土紛刀箭漁洋上皇少主邀相見風雲闇淡日

無光歸自金營淚滿面嗟嗟義勝軍但以應敵騎陝西

勝捷軍但知射衛士擣穴壓背一不知宰相我乃至

是道君符籙不堪題百姓救我空悲啼黃屋一撤不可

復春暄痛絕三御批馬如龍兮人如虎元帥威嚴比太

祖父子昏昏遭際苦莫話當年截地斧

邱濬世史正綱靖康元年春女直犯京師兵屯牟駝岡大金國志初宋宣撫司招燕雲之民如義勝等

軍皆山後漢兒勇悍可用其在河東者十餘萬官為  
 瞻給久之倉廩不足因饑而怒出不遜語官軍所請  
 皆陳腐亦怨每語漢軍曰汝番人也而食新我官軍  
 也而食陳我不如番人乎我誅汝矣漢兒聞之懼至  
 是金人至朔武之境朔州守將孫翊者勇而忠出戰  
 勝負未決漢兒開門進至武州漢兒亦為內應遂失  
 朔武人以為親軍環列第舍及自太原還京適上皇  
 幾萬人以是親軍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動  
 南幸貫即以為是軍自隨射之中而蹄者百餘人  
 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幸之計未必全非也  
 資治通鑑王宗沐曰當是時出幸之計未必全非也  
 兩河之忠義可以招徠而宗澤李綱尚在左右稍幸  
 襄鄧或長安以係天下之心而固守河險以阻長驅  
 之勢厚集淮楚以協必勝之心而固守河險以阻長驅  
 恒以壽其穴金人駐汴城我自懷滑以壓其背天下  
 勝負之數尚未可知也徐文貞世經堂集散黃屋  
 云撤黃屋黃屋一撤不可復君王驚惶侍郎哭當時  
 誰勸幸青城不哭議和哭易服百姓救我二百姓救  
 我身辭王宮俘道左百姓欲救力不能陌上車中淚  
 交墮我策癡兒聞不聞勿呼百姓呼道君符籙一設

空邊塵區區豈獨全爾身三御批云某宗廟公等誤  
 下項物煩應付黃河迢遞燕山高生平豈識蒙風露  
 書名押字付尚書悲怨雖深不敢怒尚書自解事新  
 君那用殷勤寄毫素自註欽宗在金營齎到御批云  
 祖宗創業幾二百年宗廟社稷一萬貫收買下項物出  
 皆因諸公相誤煩內藏假錢一萬貫收買下項物出  
 京應付幸甚幸甚休思舊主善事新君去期有日相  
 見無期春暄付尚書時雍按明劉定之宋論以粘  
 罕為太祖復生本紀天會六年八月丁丑以宋  
 二庶人素服見太祖廟封其父昏德公子重昏侯

青衣嘆

紀徽欽北狩也

大金國志粘罕坐帳中使人擁二帝至階下宣  
 詔曰宜擇立異姓以代宋後仍令趙某父子前  
 來燕京是日以青袍易帝服以常婦之服易二  
 后之服時惟李若水抱持大呼曰帝號不可去  
 龍章不可褫若  
 水惟有死而已

朝非朝兮市非市。生非生兮死非死。道旁見者泣不止。云是南朝舊天子。嗚呼曾有鸚鵡歌。愍懷之辱無如何。椒宮乘馬並北去。淒涼滿目宋山河。一城一哭淚如霰。青衣去拜乾元殿。夢來良嶽暫逍遙。夢醒韓州督耕佃。謝表愁從字裡排。敝衣蟲垢烟塵埋。安得三日一易服。兩日一易鞋。山水佳處放鴿開胸懷。

通鑑上皇離青城金人以牛車數百乘載諸王後宮皆胡人牽駕不通華言至邢趙間幹離不請王婉容并帝姬與粘沒喝次子作婦許之至燕山館於延壽寺帝自離青城頂青瓊笠乘馬後有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號泣郎仁寶七修類藁宋徽欽北擄事迹刑本則有宣和遺事鈔本則有竊憤錄二書校之大事皆同今錄於左使人瞬目可知其槩靖康元年二月初二日金人圍汴城三月初三

日金人北去十一月十九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宮幸十五日京城陷二十六年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使入城彼營議和割地事二年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使入城請帝車駕詣軍前議事二月十一日車駕出城幸彼營十七日帝還宮三月初三日再幸彼營次早帝見太上皇亦至彼初四日至十五日皇族后妃諸王陸續到營十六日粘罕命以青袍易帝服以常人女服易二后服侍衛番奴以男女呼帝十七日金以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十八日上皇及帝二后乘馬北行二十一日次黃河岸二十二日入衛州二十三日入懷州二十四日至信安縣二十六日至徐州二十七日入至泉鎮四月一日過真定府五月二十一日到燕京見金主六月二日朱后死劫虜十三日至安肅聽候六月末移居雲州紹興二年鄭后崩廿四日移居五國城紹興四年金主死本紀天會六年八月以宋二庶人素服見太祖廟遂入見於乾元殿十月徙昏德公重昏侯於韓州給田十五頃令耕以自給八年詔以昏德公六女為宗婦張端義貴耳集道君北狩凡金人有賜資必索一謝表山堂肆考宋道君北狩至五國城衣上見強呼為琵琶蟲以其



形似琵琶也南宋書高宗絲鞋兩日一易御服三日一易宋稗類鈔高宗好養鵝鵝躬自收放有士人題詩曰鵝鵝飛騰繞帝都暮收朝放費工夫何如養箇南來雁沙漠能傳二帝書高宗聞之召見即賜官以

問天詞

憫宋侍郎李若水也侍郎忠節凜凜其勸欽宗

出郊意必深悔故為代寫悲憤

大金國志若水將死奮罵愈切軍中相謂曰大遼之破死義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而已被害畧無懼色且歌詩末章云矯首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憊人聞而悲之

矯首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嘆帝座之甚傾兮君何為乎青城不助革以諫阻兮乃與桌而

偕行同宰相之誤國兮慘龍章之攫拏縱搥唇而裂頰兮曾何足蔽我之辜

東都事畧李若水字清卿洛州曲周人也初名若水欽宗賜以今名續資治通鑑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粘沒喝令鐵騎十餘守視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若水在  
金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因罵之為劇賊粘沒喝令擁之去若水反顧罵益甚謂其僕曰我為國死職耳奈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撻其唇啜血罵愈切至以双裂頸斷舌而死東都事畧吳革字又夫廷祚七世孫也欽宗有詔出郊嘆曰天文帝座甚傾大駕其可出乎乃見何桌日大駕若出必墮金計桌不聽既而孫傳張叔夜皆赴軍前金人立張邦昌之議益急革欲誅范瓊等反見殺革資忠

勇天文地理人事兵機無所不通死之日知與不知皆為出涕又何樂傳樂字文穎仙井監人也金人遣使致書欲欽宗再幸其軍議加金主徽號金遣高尚書者持書來高尚書奏陛下不必親出姑為書或遣親王大臣以行可也欽宗亦不欲出郊而樂獨以為必須出欽宗信之樂白欽宗請以孫傳為太子少傅謝克家為太子賓客輔太子監國樂自以折衝有術對金使歌曰細雨共斜風作輕寒左右及金使皆失笑明日欽宗幸金營樂從以出遂留不遣已而議立異姓金人日惟何樂李若水不得與議樂在金營不食而死宰相誤國註見青城行

### 神馬渡

#### 紀康王得歸也

南渡錄高宗徽宗第九子也封康王靖康之變質於金與金太子同射康王三矢俱中以為此必揀選宗室之長於武藝者冒名為此留之無益遣還換正太子來高宗得逸奔竄疲困假寐

於崔府君廟中夢神人日金人追及速去之已備馬於門首康王驚覺馬已在側霜蹄霧鬣昂然翹立躍馬南馳已渡河而馬不復動下視之則泥馬也

一王金營來一王金營去王雲已殺府君知嘉應神祠在何處浩浩洪流江路濕喧囂追騎後來急夢醒古廟正倉皇翹首昂然一馬立一馬立鬣蓬鬆馬入水化為龍真龍馭之如行空耳邊浪浪鳴天風君不見趙不衰新興店黃羅名字九宮見佳兆總從此馬驗

金綱目宋遣肅王樞來質於軍遣康王構還續資治通鑑十一月壬午王雲同請康王往使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使幹離不軍許割三鎮奉袞冕玉輅尊金主為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王由滑濬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日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先是王雲奉使過

磁相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為清野之計民  
怨之及是次磁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  
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姦賊也王出廟行民  
謀執雲殺之時幹離不軍濟河遊奕日至磁城下蹤  
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橐  
韃部兵以迎於河上王遂行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  
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議者以為是役雲不  
死王必至金無復還理揮塵後錄高宗自建康避  
入浙東至蕭山有列拜於道側者揭其前日宗室趙  
不哀上大喜日符兆如此我無憂矣清波雜志高  
宗自相州渡河初程宿頓問地名以新興店對幕府  
進言米室中與其命維新又建炎初符瑞如水泮復  
疑紅光如火雲覆華蓋其類不一北狩見聞錄曹  
助扈從北行時太后未知主上即位嘗用象戲局子  
裏以黃羅書康王二字貼將上日令三十子俱擲於  
局若康王字入九宮者必得天位一擲將果入九宮

虔州嘆

金克虔州嘆宋孟太后也

金綱目天會七年冬十月兀朮遣當海取壽春  
自以兵繼其後掠光州擊敗宋張用兵聞孟太  
后在南昌遂攻黃州下之知州趙令晟不屈死  
自黃州渡江時宋劉光世自太平移鎮江兀朮  
渡江三日光世尚不知兵至光世倉皇趨南康  
遂破江州由大冶趨南昌宋滕康劉珪奉太后  
南走宋江西制置使王子獻遁城遂下連克臨  
江軍撫袁亦下追孟太后於吉州破其城太后  
奔虔州不及而還  
江西州縣悉下

瑶華宮中火滿樓落星寺前水覆舟雙蟬飛去黑竹穩  
農夫肩輿來虔州虔州來滕劉災宮人一百六十飛塵  
埃孟婆天與做方便海棠月上機先見土豪呼嘯等舟  
人一霎消亾同閃電中興光武十行詞讀詔人人淚似  
絲攢宮兩浙思隆祐半臂輕綃付趙岐

金源紀事言卷二  
南宋書后妃傳靖康初瑤華宮火孟后步行出宮至  
相國寺前兄子孟忠厚私宅欽宗議復位號不在宮  
而京城破六宮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且不在宮  
故獨免張邦昌僭立迎居延福宮號宋太后邦昌避  
位尊稱元祐皇后康王即位於南京改稱隆祐皇太  
后帝幸建康命鄭毅衛太后繼發會防秋迫齋太后  
往洪州滕康劉珪從行楊惟忠以兵衛過落星寺舟  
覆宮人溺死十數太后舟無虞既至洪金人自大治  
徑至康珪急奉趨吉州金人追急太后乘舟夜行舟  
人景信反惟忠兵潰失宮人一百六十康珪俱遁太  
后與潘妃雇農夫肩輿而行遂入虔州土豪陳新圍  
城步將胡友破之於城下帝聞遣辛企宗近太后歸  
越可談孟后衣服畫作雙蟬目為孟家蟬識者謂  
蟬有禪意久之竟廢揮塵後錄苗劉兵殺內侍勝  
制上為內禪之事太后乘黑竹輿宣諭以上仁孝曉  
夕思念二聖欲復讐雪恥太尉等皆名家不須如此  
棠末云孟婆且與我做些方便其意指風竟成孟太  
后識續資治通鑑孟后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  
告中外其畧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

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勢而敷天同左祖之心乃眷  
賢王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  
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尙期  
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東齋紀事隆祐太  
后升遐朝廷欲建山陵兩浙漕臣曾公卷謂諸帝陵  
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葬矣宜以贊宮為名  
僉以為當揮塵後錄昭慈孟后紹聖三年以使令  
為禳禱之法詔徙處道宮思陵中興尊為元祐太后  
孟后祖名元易元為隆字三朝北盟會編徽宗自  
燕山密遣曹勛至賜帝絹半臂書其領曰便可即正  
來接父母孤臣泣血錄徽廟北狩有謀者持一黃  
中單來御書云趙岐註孟子付黃潛善諸人審思之  
蓋孟即瑤華太后趙即  
康王高宗由是中興

章安鎮

紀宋主航海也

南宋書建炎三年十二月五日駕在四明居府  
屏御史林之平自春間召募海船適至把隘張

公裕進海船二十以興化軍田經船作御舟十  
 五日駕登舟宰執從行禁衛十餘人隨十九日  
 至定海留張俊明州扞敵二十日至昌國郭仲  
 荀棄越州軍潰知州李鄴降金二十五日金人  
 侵明州張俊督兵與戰軍卒伍進身先立功劉  
 洪道率兵射其傍金人敗去帝復移舟海澳四  
 年正月三日劉洪道棄明州金人復逼帝舟至  
 章安鎮幸祥符寺從官迎拜於道左十五日有  
 販柑客船風飄觸御舟帝令盡買之分散禁衛  
 食糗取皮為椀貯油為燈隨潮放入海中數萬  
 燈如浮居人皆登金鼇峯看之二十日駕發章  
 安廿一日泊小島帝與內侍登岸步入小僧舍  
 寂無人見壁間小榜云因金人侵迫為帝祈福  
 帝喜賜三僧各紫衣二十五日幸温州駐蹕於  
 江心寺二月二十三日開金已退駕  
 自海道歸四月壬申朔幸越州駐蹕焉

女聖人彎雕弓御舟高駕百尺篷章安鎮鎮海中黃椒  
 村遠聞鳴鐘巍然卓立金鼇峯詩句髣髴徐神翁柑船

乘風猝相逢買柑不惜傾青銅沿海十萬柑燈紅有如  
 寶獻蛟龍宮斷檣壞檣滄波沸片時也作偷安計何況  
 錢唐佳麗地碧高洛那能記

武林舊事駕幸景靈宮大禮後行恭謝禮是日皇后  
 先還宮中呼后為聖人四朝聞見錄高宗憲聖吳  
 后侍高宗航海金騎猝至欲拏御舟后發一矢應弦  
 而倒高宗重於視師后奏曰若臣妾裹尺五皂紗須  
 一往矣宋稗類鈔建炎庚戌正月高宗避兵航海  
 次章安鎮淺灘閣舟落帆於金鼇山之福濟寺前以  
 侯潮屏去警蹕易衣徒步入寺時住持僧方昇座道  
 祝聖之詞帝趾忽前聞其稱贊之語甚喜戒左右勿  
 驚怖少焉千乘萬騎畢集始知為六龍臨幸野僧不  
 閑禮節恐怖失措從行有司教以起居之儀山下日  
 黃椒村村之婦女聞天子至咸來瞻拜歡聲如雷日  
 不圖今日得見天日帝喜勅夫人各自逐便故至今  
 村婦皆曰夫人雖易世尚不改又高宗在潛邸遇  
 道人徐神翁甚敬禮之神翁臨別獻詩曰牡蠣灘頭

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  
鼇背上行當時不知詩語云何後兩宮北狩高宗匹  
馬南渡即位至建炎庚戌正月三日帝避兵航海次  
章安鎮灘淺閣舟顧舟人曰此何灘曰牡蠣灘遙見  
山上有閣巋然曰此金鼇山也高宗乃登焉入閣見  
神翁大書往年所獻詩在壁間墨痕如新方信神翁  
為神仙  
中人也

五馬山

辨宋信王榛之偽也信王久從二帝北徙五馬

山屯兵乃羣盜假信王之名耳

金綱目訛里朶敗宋師於五馬山與粘罕會於  
濮初宋以信王榛為河外兵馬都元帥屯於五  
馬山訛里朶襲攻諸砦斷其汲路遂破之使  
人馳報粘罕遂由河陽渡河會兵以攻檀濮

烟沙萬里痛兩宮馬擴篡取茶肆傭談兵趙括未敢議

末路田豐惟恐同寒食人來沽酒市搶攘誰為行在使

兩河忠義半焚崇五馬榜旗衛益子宋家龍種事依稀

誰識環偽帝姬手蹟模糊縱可認應同宮事教尼師

南宋書馬擴隨父馬政使金政死擴代為使在金軍  
中宗望給田使耕種自贍久之請開酒肆為市沽宗  
望許之擴因結識往來者與各山寨通音耗寒食日  
偽隨大姓送喪攜所親十三人奔五馬山寨訪知信  
王榛流落民間為茶肆傭篡取以歸寨奉為主兩河  
忠義聞風受旗榜者近數萬人兩遣使詣行在路梗  
不得達王遣擴自行擴率五百人轉河朔皆大盜據  
險擴既至入見帝首言太上北狩時使內侍張恭傳  
密旨令到南語官家人無信兵勝則我可歸帝揮  
淚褒諭擴出宰相黃汪等言擴不可信帝厲聲曰信  
王朕弟也手蹟朕識之何疑焉條制除信王河外兵  
馬都元帥時潛善伯彥忌之選數隊烏合之兵付擴  
以行未至金宗輔破五馬山寨信王不知所終紹興  
二年為湖南二廣司參議時賊曹成執向子謹據道

州擴遣人往諭成釋子諶納欵參謀范直方欲趨之  
赴行在擴爭之不從擴獻詩曰未敢此時非趙括已  
愁他日類田豐遂辭職歸臥融州山溪四朝聞見  
錄柔福帝姬徽宗女自金奔歸自言於上上憫之遂  
以高士褒尙主及韋太后北方歸持上袂泣未已遽  
日哥被番人笑說錯買了顏子柔福死已久上以太  
母之命置姬於理獄具誅之東市柔福自聞太后將  
還鸞馭卽以病告常以尼師自隨或謂此尼曾事帝  
姬故備知疇昔帝姬與上在京師顏家巷髹器物不堅  
日呼上小字尼師之教也京師顏家巷髹器物不堅  
實故至今謂之顏子生活三朝北盟會編韓世清  
敗劉忠於蘄州得一婦人自稱柔福帝姬小名環環

假官家

斥偽楚張邦昌也

金國志張邦昌傳邦昌於迎陽門上罷去閣門  
儀制設常禮畢與執政侍從以上對坐議事語  
則稱名字遇金人至則遽易服衛士等曰伶人  
往日作雜劇每裝假官人今日張太宰作假官

家

韓信破齊求假王紀信誑楚裝真王金陵非真亦非假  
傀儡一笑求東光來東光紅蓋張大書三字張邦昌捷  
疾鬼吳牙郎再拜鼓舞神揚揚嗚呼假官家赭袍美如  
此既非從民望立楚牧羊子又非國脾洩但取輿服似  
冊文一道沐猴冠三十三日稱中旨劈果啣杯酒味柔  
福寧殿裏夜優游加身半臂知何在愁絕潭州平楚樓

南宋書張邦昌東光人欽宗卽位拜少宰京師破帝  
留青城吳升莫儔自金營持文書來令推異姓堯爲  
人主者留守孫傳等表請立趙氏金人怒劫傳等召  
百官議衆相對莫敢出聲適尙書員外郎宋齊愈至  
自外書張邦昌三字以示於朝遂定議邦昌入居尙  
書省金人趨勸進奉冊寶至邦昌北面拜舞受冊卽

偽位僭號大楚遂升文德殿設位御牀西受賀遣閣  
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遠拜昌但東面拱立宣  
贊舍人吳革率內親事官數百人謀舉義范瓊詐與  
合謀襲革殺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昌命  
亦變色惟時雍拜傳皆烏程人皆進士及第第一升  
功云吳升莫傳皆烏程人皆進士及第第一升  
翰林承旨儔翰林學士二人隨駕至青城歸凡金人  
傳命皆二人齋捧而來時人呼為提疾鬼王時雍哲  
人其父為牙僧時雍附王黼得幸為開封尹徐秉哲  
為少尹秉哲淄人也一切搜括逼遷等事皆并儔將  
命而時雍秉哲行之人稱時雍為賣國牙郎因目并  
儔為販國吳牙又邦昌傳初邦昌偕居內廷內夫  
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  
被酒李氏擁之日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楮袍  
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即養女陳氏以進及  
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帝聞下李氏獄  
大金國志邦昌即位首尾三十三日不御正殿不  
受常朝不三呼旨由內除只日中旨其後死於潭州  
方邦昌抵貶所寓居潭州天寧寺寺有平楚樓取唐  
沈傳師目傷平楚虞帝魂之句也得宋帝賜死詔執

事者迫之登樓邦昌仰首  
忽視平楚二字長嘆就縊

### 阜昌行

#### 斥偽齊劉豫也

劉豫傳字彥游景州阜城人天會八年九月戊申備禮冊命立豫為大齊皇帝都大名仍號北京張孝純等為宰相弟益為北京留守母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錢氏宣和內人也以辛亥年為阜昌二年

無鱗無角也算龍大鏡弄影愚婦翁河北村叟草竊工  
金盃紗衣思禦窮東南一州路不通子弟四面誇雲從  
左李儔右張東一朝奮跡登蒼穹偏聞之氣不克終受  
圍一日舉一烽步當騎疾如風騎當步壓如嵩運兵如



神泣岳公金明一囚萬事空噫嘻乎天子之氣阜城見

二逆匆匆同閃電豕柵牛欄盡御莊有唾不唾劉郎面

王惲閒談劉齊王故事詩序陳教授說豫未貴時一日顧見白龍見婦翁家大鏡中但無鱗與角耳後乃

翁亦見以女妻之及生二子以麟與名之或者謂二子長當大貴果然大金國志豫少時嘗盜同舍生

白金孟紫紗衣及是言者發其宿醜豫因上疏自明

徽宗赦勿問未幾累章言禮制局事上批云劉豫河

北村叟不識禮制黜之又豫生景州守濟南節制

東平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為雲從子弟又張東

權右丞李壽除御史南宋書建炎二年除知濟南

豫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從豫忿而去金綱目天

會十四年三月宋將韓世忠以兵趨淮兀術授之乃

還劉豫聚兵淮陽世忠聞之引兵渡淮傍符離而北

轉至淮陽兀術引兵而世忠還楚州一日則舉一

烽至六烽兀術引兵而世忠還楚州一日則舉一

二年秋七月宋岳飛伐齊取襄陽六郡飛軍至郢豫

將京超號萬人敵一戰而敗遂入郢超投崖而死遂

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令王貴以長鎗步卒

當其騎兵牛皋以騎兵當其步卒合戰成步騎皆敗

飛遂取襄陽豫收成潰兵駐新野復為飛所敗進取

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入於宋又熙宗天眷十五

年秋七月兀術執劉豫囚於金明池明日宣詔責而

廢之置行臺尚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事徙豫

家屬於臨潢南宋書豫廢求哀昌曰昔趙氏少帝

出京百姓燃頂煉臂號泣之聲聞於遠邇今汝廢無

一人憐汝者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迫之行願居相州

韓琦宅許之後徙麟於臨潢封豫為曹王賜田以居

之紹興十三年卒崇寧間望氣者言景州阜城縣有

天子氣甚明徽宗詔斷支隴以泄其所鍾居一年猶

云氣故在特稍晦將為偏閭之象而不克有終至靖

康偽楚之立踰月而釋位豫既僭遂改元阜昌且祈

於金人調丁繕治其故嘗夷鏟者力殺彌年二逆皆

阜城人卒如所占云豫僭號凡八年昌祚燕山叢

錄阜城縣南七里乃偽齊劉豫故宅至今人稱御莊

查慎行敬業堂集不須更唾劉郎面猶把亭名號

御莊

遼東怨

紀渤海萬戶也

大金國志渤海萬戶大撻不也過淮陽知軍張  
渙置酒於舟中渙因語及劉豫即位撻不也撫  
掌嘆曰某大遼之百姓氏也大金初招某許開  
國遼東其後披堅執銳從軍爭戰積有年矣雖  
一郡安閒未可得也豫山東一郡守耳勢  
孤援寡出降而已今當是任豈不負某也

君不見折可求西秦列土酖毒酬。又不見杜相州中原  
許帝囹圄幽蹲蹲。鶉鳥欺孺子開國遼東畫餅似饅。誤  
歸遼不再興披堅執銳長如此。嗚呼大名封冊自赫赫  
相州旋請韓琦宅夫子廟中去安息。

金國志大金用兵惟以和議佐攻戰以僭逆誘叛黨  
如許撻不也開國遼東而役於軍旅高永昌誓為鄰

壤而殺於海島余覩嗣守大遼而罪及夷族折可求  
列土西秦而害以酖毒杜充許之中原而囚諸囚園  
是也南宋書杜充傳金人剋建康充走真州守臣  
向子恣勸充由通泰渡江入浙充有異志不聽子恣  
棄州南奔宗弼遣人說充許如張邦昌故事遂降金  
事聞高宗謂輔臣曰朕待充不薄何乃至是下制削  
充爵徙其子壻於廣州充至雲中宗翰鄙其人弗予  
官久之命知相州劉豫都大名被廢請居韓琦宅  
註見上大金國志豫既廢請居相州及乞故魏王  
宅撻不從之行近相州繼發之燕山又發之中京既  
而發之上京給夫子廟以居之昔大金初破上京盡  
屠其城後以有罪者徙於其中彼人視之以為罪地  
如南地瓊崖之類

雲中嘆

余覩為遼宗室子余覩誅遼族殲焉惜其不如

大石也

金綱目天會十年秋九月元帥左都監耶律余睹反伏誅遂大殺遼宗室初余睹來降即請侍妾及子太祖頗疑之已而耶律麻告余觀及吳鐸刺謀叛太祖杖鐸刺而釋余觀至是復與鐸刺居奚中等謀叛耶律奴奇以聞余睹必去為土古斯所擒與子皆伏誅其黨蕭高六亦伏誅

蕭特謀自殺

監軍遼族子名入兩朝史才不逮藥師反覆却相似合董失金牌雲中約槁里馳騎語一世命殞韃靼矢八館五百戶誅捕不能止君不見黃沙滾滾起兒漫海外虬髯萬里寬九主烝嘗留一縷虎思城郭尙言言

大金國志余睹之降大金以為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快其軍合董也失其金牌大金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睹有叛心明年九月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守郡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真之在官在

軍者天德知軍偽許之時兀室為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兒那也回數百里因獵居庸之東憇於山上遙見二騎馳遞交相語於道立馬交談久而不去兀室疑之命數騎追一人至詰日爾何人也曰余觀使者以軍事詣燕山槁里統軍司兀室察其言色因以詐折之日我知你二人為余睹議反者近其人密告余觀槁里反期於今日各有使至我故來此伺之果得爾輩夫何隱焉其人謂兀室果知不敢隱余觀之叛由此敗又河東八館五百戶契丹附大金者由此一亂幾成灰燼兀室至雲中余觀微覺父子以遊獵為名遁入夏國夏人問以兵幾何云親兵三二百遂不納投韃韃韃先受兀室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密以兵圍之韃韃善射余睹出敵不勝父子皆死按余觀遼金二史皆有傳遼綱目天會三年秋八月耶律大石稱帝於起兒漫是為西遼大石字重德太祖八世孫通遼漢字善騎射登天慶五年進士擢為林牙其字今來歸也天祚以立涅里責之大石日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拒敵棄國遠遁即立十涅里亦太祖子孫豈不勝於乞命他人耶天祚默然欲藉其兵圖興復切諫

不聽遂率鐵騎二百宵遁至可敦城駐北庭都護府  
 會西鄙七州十八部之長告以興復大計各部俱以  
 馬馳來贈得勝兵萬餘人乃置官吏立排甲具器械  
 明年率兵而西凡行三萬里歷十餘國敵者勝之降  
 者安之獲牛羊駝馬不可勝計西至起兒漫羣臣冊  
 大石為帝改元延慶三年班師東歸行二十日得善  
 地遂建都城號虎思幹耳朶改元康國在位二十年  
 廟號德宗按遼九主太祖諱阿保機太宗諱德光  
 世宗諱兀欲穆宗諱述律景宗諱明記聖宗諱  
 隆緒興宗諱宗真道宗諱洪基天祚諱延禧

孔子墓

紀粘罕能尊聖也

續資治通鑑金粘沒喝陷襲慶府軍士有欲發  
 孔子墓者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  
 人也曰古今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  
 墓焉可發遂殺軍士由是闕里得全  
 奇事漢唐無其倫元帥不知孔聖人紛然舂鍤集墓側

一抔之士幾難存天荆地棘神靈護有語全憑慶裔吐

漢兒不作淘沙官葱鬱松楸自如故從茲始識百世師

馬鬣仰止心依依瘞埋不見烟燎飛一代用肇紅門儀

劉豫事跡豫見兵士賣玉盃疑非民間物鞠之果出  
 山陵中金人發掘時得之豫遂置河南淘沙宮發掘  
 諸陵括取棺中水銀等物上代陵寢及民間塚墓無  
 有免者大金集禮宣聖廟大定十年八月七日以  
 懷州申稟釋奠幣帛合無焚燒檢討到唐開元禮釋  
 奠禮畢太祝各執篋神座前跪取幣詣瘞垣以幣置  
 於垣訖奉禮曰可瘞又宋熙寧祀儀釋奠禮畢有司  
 各詣神座前取幣置於瘞坎版置於燎柴據上項典  
 故其幣帛皆是埋並無焚燒幣帛典故禮部准申行  
 下金國志禁斷紅門儀除寺觀五嶽四瀆孔子廟  
 許紅門餘  
 並禁斷

瞋目唾

訛里朶取宋北京美宋提刑郭永也

金綱目天會六年十二月訛里朶取宋北京宋提刑郭永死之時師攻大名宋守臣張益謙欲遁永曰北門乃梁宋藩屏此而不守藩籬盡矣會大霧城陷益謙降永死之

將軍攻城攻具奇沿城踏冰如踏梯天寒大谷兵猝至但見河水汨汨流東西大谷全縣令去大名寇厄劉豫斷碑殘礎橫空來重霧彌天不知處鬚髯若神郭公行幅巾曠日聞厲聲讀書能識名節字宋家乃有顏真卿南宋書郭永字謹思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髯若神金人趨京師所過城邑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永適知大谷縣聞之先弛濠漁之禁人爭出漁冰不能合金人至城下睥睨久之而去宗澤守京師澤以大名當衝要檄永與杜充張益謙相犄角永即朝夕謀戰守具不數日聲振河朔居叵何澤卒充守京

師以張益謙代之而裴億為轉運使劉豫來寇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攻圍益急永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我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眾感泣質明大霧四塞豫以車發斷碑殘礎攻城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我世受國恩當以死報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亦奚為益謙億率眾迎降金人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粘罕曰沮降者誰永熟視曰不降者我金人奇永狀貌且素聞其賢乃自相語欲以富貴啖永永瞋目唾曰無知之眾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怒罵不絕金人諱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何不速殺我死當率義鬼滅爾曹金人怒殺之一家遇害永博古今得錢即買書家藏萬卷為文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節者慨然掩卷終日尤慕顏真卿為人初聞兩宮北狩永號絕仆地家人昇歸不食者數日聞大元帥府檄書至始勉強一餐其忠義蓋天性然紹興初謚忠節

菱石壑

婁室克晉寧軍美宋知州徐徽言也

金綱目天會七年二月婁室攻破晉寧軍執徐徽言諭降不從以刀脅之終不屈乃殺之

寧。惟。我。無。情。此。矢。尤。無。情。杖。劍。坐。堂。上。慷。慨。嬰。牙。城。牙。城。岌。岌。攻。不。止。一。室。積。薪。置。妻。子。城。中。水。絕。我。不。憂。所。急。更。有。甚。於。水。爾。有。計。壅。茨。石。我。有。心。堅。鐵。石。爺。是。宋。人。爺。姓。石。石。塢。音諧有。語。最。堪。憶。

南宋書徐徽言子彥猷西安人少為諸生泛涉書傳負氣豪舉善談功名大觀二年詔求材武士召見賜武舉絕倫及第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寧涉河圍之先是徽言約折可求夾攻金人可求降金婁宿挾至城下以招徽言徽言故與可求為姻乃登陴以大義譙數之可求仰曰君於我胡太無情徽言攝弓厲言曰寧惟我無情此矢尤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遂斬婁宿之子當是時環河皆已失獨徽言

堅壁持久金進攻數敗圍之益急晉寧俗不井飲寄汲於河金人載茨石湮壅支流城中水乏絕儲俯廢營鎧仗空徹一夕裨校陰約婁宿啟郭納金兵徽言決戰鬥中格殺甚眾退嬰牙城以守置妻子室中積薪自焚仗劍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曰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饜敵手因拔佩刀自擬左右持之急金兵至挾之以去婁宿就見語曰二帝北去爾為誰守徽言曰我為建炎天子守婁宿曰我兵已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為徽言怒曰吾將以死報太祖太宗地庸庸知其他婁宿舉戟向之徽言披袒迎刃意氣自若飲以酒擲杯罵不已金人知不可屈射殺之事聞高宗撫几震悼謚忠壯金國志粘罕初圍太原有保正石塢起寨於西山保聚村民金兵攻之往往為塢敗去及多邀金兵出掠者由是粘罕遣大軍破而擒之時塢已保守八月矣粘罕既得塢命釘之於車刺刃於股將欲支解之塢終不屈粘罕異之徐謂塢曰爾若降我當命爾以官塢罵曰爺是宋人能死不降爺姓石石上釘橛更不移改竟為所害

柱礎血

克太平州美宋通判楊邦乂也

金綱目克太平州宋江淮宣撫使杜充以建康降通判楊邦乂死之兀朮自江西還兵與李成合攻烏江進取無為州由馬家渡渡江下太平杜充遣兵迎戰而敗兀朮直抵建康城下充奔真州兀朮招之遂降通判邦楊邦乂不屈遂殺之

大書十字血滿衣柱礎又見紅淋漓尚書歡宴招共飲堂上自樂堂下悲嗟嗟倡館坐衣冠尚欲焚矧茲際喪亂餘事何足倫生平嫉阿唯那惜肢體毀勿勞他邦臣羈我趙氏鬼君不見團練幅紙一尺濶奮筆書死不書活

南宋書楊邦乂字晞稷吉水人知深陽縣金人至江上高宗如浙西留杜充駐劄建康充遣陳淬岳飛等

及金人戰於馬家渡自辰至未戰數合勝負未決王瓊擁兵弗救淬被擒充降金金人濟江鼓行逼城時尚書李稅等皆具降狀迎之十里亭宗弼入城稅等率官屬迎拜惟邦乂不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宗弼不能屈遣人說以舊官邦乂以首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速殺我翌日宗弼與稅等宴堂上立邦乂於庭邦乂叱稅等曰天子以若扞城敵至不能抗更與宴樂尚何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乂曰若欲死趨書死字邦乂奮筆書之金人相顧動色已而宗弼再引邦乂邦乂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圖中原天寧久假汝行磔汝萬段宗弼大怒殺之剖取其心詔諡忠襄邦乂少處郡學目不視非禮同舍欲察其守拉之出托言故舊家實娼館也邦乂初不疑酒數行見娼女出疾趨還舍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

豆汁飲

婁宿取陝州美宋知州李彥仙也

金綱目 彦仙在陝增陴浚隍為必守計婁室自蒲解率兵來攻不能克婁室愛彦仙之才屢招之不從力竭城破投河死官吏軍民無一降者

婁宿軍分為十日一輪互出入攻三旬勢益急李觀察頤而長議去食豆汁香伎樂奏如平常威名舊日留三觶豈意艱危乃若此啖我以官斬其使嗚呼為宋鬼富貴豈所好河水清且深豆盡心相照他日馨香關陝廟擬上綠章配呂邵

南宋書 李彥仙字少嚴鞏州人金人再至汴時彥仙為石壕尉堅守三觶民爭依之下令日尉異縣人非如汝室墓於是今尉為汝守若不悉力金人將尸汝於市眾皆奮金人攻三觶彥仙掩殺千計復陝州乘勝渡河列柵中條諸山旁郡邑皆響附事聞即命知陝州三年婁宿自蒲解大入彥仙伏兵中條山擊之

金兵大潰婁宿僅以身免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請宣撫張浚求三千騎俟金人攻陝即空城渡河北趨晉絳并汾擣其心腹浚不應婁宿率叛將折可求眾號十萬來攻分軍為十日輪一軍攻城則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平常登譙門大作伎樂潛使人繼而出焚其攻具金人卻食盡煮豆啖士取汁自飲至是亦盡告急於浚浚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裨將呂圓登等來援間關傷仆僅有至者彥仙日與金人戰將士未嘗解甲婁宿奇彥仙才陷以官彥仙斬其使至是使人呼日即降昇前秩彥仙日吾寧為宋鬼安用汝富貴為命強弩一發斃之守陴者傷夷日盡金益兵急攻城破彥仙率眾巷戰矢集如蝟左臂中刃不斷戰愈力金人募必生致之彥仙易敝衣走渡河日吾不可以身受敵刃遂投河死年三十六紹興中立廟陝州名義烈後易諡忠威彥仙頤而長面嚴厲不可犯有籌畧善應變金人必欲下陝彥仙以孤城扼其衝再踰年大小二百戰金人不得西至城破民無貳心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金人哭李觀察不絕金人怒屠其城全陝遂沒裨將邵雲呂圓登皆死 邵雲傳 雲龍門人邵龍起兵雲往從之彥



仙遣客說以義送來歸城破被執婁宿欲命以千戶  
長雲大罵不屈婁宿怒釘雲五日而磔之金人就視  
者咀血噴其面至扶眼摘肝罵不絕口呂圓登傳  
圓登以良家子應募彥仙保三背圓登功最多城垂  
破以兵來援身重創持彥仙泣日圍久不知公安否  
今得見公死且無恨創深方臥聞城破遂起戰死

### 頰箭穴

撻懶克楚州美宋鎮撫趙立也翰弼南征官吏  
從風而靡諸君隕身碎首喋血危疆自是乾坤  
正氣故綱目所書備著於篇其英魂毅魄千載  
猶如見焉

金綱目天會八年九月撻懶  
克楚州宋鎮撫使趙立死之

六箭不動雷萬春日為宋鬼夜宋臣癡痕滿體事酣戰

頰箭復中目不暇出箭鏃血漣漣器仗盡口不言嶽廟  
三里飛階磚守徐州繼王復救楚州撤廢屋城下燃火  
光煜煜壯士持矛二丈長鈎取投火不敢哭頰骨千年  
箭穴留援兵盼斷空譙樓轟天大砲已過頭彼哉名將  
稱張劉

南宋書趙立徐州人以敢勇隸兵籍數有戰功建炎  
三年金人攻徐州王復拒守命立督戰中六矢  
戰益厲復酌卮酒揮涕勞之城破復堅坐廳事不去  
謂宗翰日死守者我也願殺我合門百口俱被殺後  
益壯節城始破立巷戰奪門以出金人擊之死夜半  
得蘇乃殺守者入城求復屍慟哭手痊之金人北還  
立率殘兵邀其歸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  
遂復徐州詔權知州事立奏為復立廟每遇歲時及  
出師必帥眾泣禱焉時山東諸郡莽為盜區立介居  
其間威名流聞會金將昌圍楚州急宣撫司杜充命

立往赴之。金人扼於淮陰，麾下欲退，立怒曰：「正要與死戰，何謂扼路？」令諸軍回顧，斬大戰四十里，士卒有失仗者，拔砌階磚相擊，嶽廟前街三里許，皆拔盡。立口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麾。既入城，休士而後拔，鐵詔以立守楚州。明年正月，金人攻城，立命撤廢屋，城下燃火，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鈞取投火中，金人稍引退。宗弼北歸，假道於楚，立斬其使宗弼，乃絕楚餉道。立出戰，大破之。會朝廷分鎮以立為泗州，漣水軍鎮撫使之。楚州未幾，承州破，楚勢益孤。立遣人詣朝廷告急，趙鼎遣張俊救之，俊不肯行。鼎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失楚則大事去矣。」若俊憚行，臣願與偕行。俊復力辭，乃命劉光世督諸鎮救楚。以書趨會兵者五光，世訖不行。金知外援絕，攻益急。攻東城，立募壯士焚其梯，立登磴道，以觀飛砲。中其首，立曰：「我終不能為國克敵矣。」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逼。越旬餘，城始破。明年，金人退，得立屍，謫樓下頰骨，箭穴存焉。

### 兵馬蟲

### 傷建炎殺傷之慘也

按靖康二年五月，康王構即皇帝位於南京。改元建炎時，二帝北狩中原，蹂躪屠戮之慘，莫此為甚焉。

沙蟲昔向光州化，烟荒草蔓人驚叱。一片忠臣義士魂，成行列隊猶堪怕。蠻觸非同蝸角馳，功名橫草世誰知。巧將螳臂當車意，幻似蜂王命將時。山河一寸紛相殺，幾個封侯比蟲達。持戈躍馬昔猶今，羞向草間更偷活。

庚堅志：光州建炎之亂，被禍最酷。民死於兵刃者無一二，得免雖數十年，幸安然而不為善國風雨晦明之夕，鬼哭不堪聽。非特如是，州治之內掘土過尺，則枯骸枕藉，其間獨設廳無之。又有一種名曰兵馬蟲，才高寸許，而上為人下為馬，繪束介胄全如騎軍，各各有所執好，緣走牆壁甚則登几案，隊伍行列殊可觀。

率四五十騎必有一部押者比羣輩稍高值其爲怪  
則入人寢臥處或飲食間千百環繞彌日不去能用  
矢刃傷人極痛楚苟  
怒而殺之立致奇禍

金源紀事詩卷二

